

新時代  
史地叢書

各國勞工運動史

主編者 吳敬恆  
蔡元培  
王雲五

撰述者 林定平 鄧伯粹  
校閱者 邵元冲

新時代史地叢書

各國勞工運動史

主編者

吳敬恆  
蔡元培  
王雲五

撰述者  
林定平  
鄧伯粹  
校閱者  
邵元冲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國難後第二版

(三五三〇)

新時代  
史地叢書  
各國勞工運動史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  
翻印必究

發 行 所	印 發 者 兼 刷 行 者	主 編 者	校 閱 者	撰 述 者
商 務 印 書 館	商 務 印 書 館 及 各 埠 印 書 館	王 雲 五 蔡 元 吳 敬 培 邵 元 鄧 伯 林 定 沖 粹		

# 各國勞工運動史

## 目錄

第一章 英國	一
第一節 英國勞工階級之發生	一
第二節 近代階級鬭爭之發生	五
第三節 勞工組織之發生與初期之鬭爭	七
第四節 革命時代（一八二九——一八四二）	一二
第五節 舊工會主義時代	一六
第六節 新工會主義之勃興	二〇
第七節 帝國主義時代之勞工運動	二三
第八節 世界大戰中及大戰後之英國勞工運動	二八

第九節	英國勞工運動之現勢	三三
第二章	美國	三九
第一節	美國帝國主義之發達	四〇
第二節	美國勞工運動之發達	四四
第三節	美國勞工運動之現狀	五二
第三章	法國	五六
第一節	法國勞工運動與工團主義	五六
第二節	C. G. T. 勞工總同盟之發達	五九
第三節	C. G. T. 之分裂	六四
第四章	俄國	七一
第一節	發生期之勞工運動	七一
第二節	一九〇五年之革命與工會	七六

第三節	三月革命與工會	八〇
第四節	十一月革命與工會	八三
第五節	新經濟政策與工會	八八
第五章	德國	九〇
第一節	發生期之勞工運動	九一
第二節	德國革命以前之勞工運動（一八九〇——一九一八）	九九
第三節	德國革命以後之勞工運動（一九一八——一九二四）	一〇八
第六章	意大利	一一一
第一節	勞工運動與地理之關係	一一一
第二節	工會之發達	一一二
第三節	意大利勞動總同盟之發展	一二六
第四節	的黎波里戰爭——世界大戰與意大利勞工運動	一一九

第五節	社會運動之發展與法西斯蒂團之崛起	一二三
第六節	莫索里尼治下之意大利勞工運動	一二五
第七章	日本	一二七
第一節	第一期之勞工運動（一八八三——一八九四）	一二七
第二節	第二期之勞工運動（一八九五——一九一二）	一三一
第三節	第三期之勞工運動（一九一二——一九二五）	一三七

# 各國勞工運動史

## 第一章 英國

### 第一節 英國勞工階級之發生

英國在世界史上，爲資本主義國家之先進，故其發達過程，最足以資考證。英國資本家之生產方法，及其生產與交換等關係，在在足爲說明近世社會主義學理之實例。其資本主義之發達既最早，故其勞工階級之發生，亦先於各國。茲就英國近代勞工階級——即無產階級——之發生，略述如下：

就資本積聚之原理言，貨幣及商品，最初原非純粹之資本，與生產機關及生活資料最初之非資本無以異。故貨幣及商品，必須經轉化而後爲資本，此種轉化，惟在下述之條件中，



方能實行，即一面爲購買他人之勞力，以增進自身所有貨幣、生產機關、生產資料等之所有者，一面則爲販賣自身勞力之自由勞工。此等絕不相同之二種商品所有者，必須在互相對立而又互相接觸的情形之下，方能實行。此種轉化，至稱販賣自身勞力者爲自由勞工。則因此種勞工，並非如奴隸及農奴直接爲生產機關之一部，亦非如自由耕農之爲生產機關所有者，彼等實爲由生產機關游離而來之自由勞工。商品市場，在如是對峙分化之時，資本制度生產之根本條件乃克成立。故資本制度之生產，必需可以勞動階級之發生爲前提。而勞工階級之發生，則在封建制度之下，蓋已潛滋暗長矣。

封建制度之確立，都市即隨之發生，商人復隨都市之發生以俱起。此種商人，自十字軍與及美洲發現以來，在歐洲方面，非常發展，至十五世紀中葉以後，歐洲大陸之法蘭德斯（Flanders）地方，羊毛製造業，漸趨隆盛，羊毛價格，突然騰貴。當時之英國，因封建諸侯，內闕無已，社會經濟，疲憊萬狀。新興之貴族，受商業急激發展之影響，一時翕然趨之。貨幣一物，在權力上，遂視土地尤爲必要。故若輩皆爭先恐後，變自己領地爲牧羊場，冀藉羊毛以博鉅利，

因而領地內農民之居宅，及工人之小屋，皆平爲牧場，農民工人，均蕩析離居，於有期之佃種地，及其他租用之土地，亦被收回。於是多數人民，頓成流蕩之游民，結隊成羣，餬口於英國各地。此外十六世紀英國宗教改革之結果，領有廣大土地之天主教，教會。其財產，亦多爲英王所沒收，以賜其臣屬，或賣與商人及其他方面，故佃種寺領土地者，亦失所依據，此等失所之農民，除少數變爲農業勞動者外，大多數俱成游民。

其他十五世紀發生之自由農民 (Yeoman)，至十七世紀末葉，雖蔓延於英國全國，然十八世紀中葉，漸次消滅，所有之土地，亦爲貴族所兼併，此種自由農民，終乃不能不由土地游離以去。

當時英國商人及手工業之資本家，遂出而爭購土地，作大規模之農場，一時「圈佔」(Enclosure) 之風盛行。圈佔云者，卽自一般土地之中，圈出已有土地之謂。當時之商人及資本家，均用此種方法，圈佔農民所有土地或村落之公有地，以爲農場。此種結果，農民所有土地，多被買收，公有地亦多喪失權利，一般農民，失去生產地域，舍爲農業勞動者外，無生存

之方，是亦爲造成英國無產階級之一因。

以上所舉各端，資本論中之所謂原始蓄積，在封建制度之下，卽已使其由生產機關游離，於是除自身勞力而外，別無長物之多數無產者遂以發生。此多數無產者，除被傭於大資本經營之大規模農場而爲農業勞動者，或受傭於封建制度下所胚胎之手工業——而爲工業勞動者外，俱少自活之途。然此二種生產機關，對於此種無產者勢固又不能全部收容也。

至十八世紀中葉，機械發明，而產業革命起，英國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又於茲確立。原機械之發明，始於紡績工業，此與瓦特之蒸氣發明相輔而行，使都會之紡紗工場發生。此種近代的工業之發生，使支持當時瀕於沒落之農家手工紡織業歸於無用，同時亦使由生產機關游離之多數勞工發生。

以上爲英國無產階級發生之原因，亦卽產業革命所造成之英國資本主義下，生產莫大剩餘價值之源也。

## 第二節 近代階級鬭爭之發生

因上述種種原因而發生之無產階級，其生活狀態，自至艱窘。蓋既無生產機關資以謀生，而賴以謀生之唯一的勞力，又往往不容易得到工作。且因爭求工作之故，使已得僱主之同業生活亦爲之低下，其不能得僱主者，則俱成游民，因此十六世紀英國政府，遂有制定取締游民之法律。

至於工資，當其發生之初，即依一三四九年愛德華三世 (Edward III) 所定之勞動法，規定其最低限度，由此法律蛻出之種種法律，又務使勞動時間得以延長。工人之集會結社，自十四世紀以還，即被禁止。

於是勞動階級，積不能平。故自十八世紀末葉以來，每逢凶年，勞動者輒因苦於自活，羣集而爲示威之舉，馴至掠奪商店，威脅富室。政府及資本家，雖常盡力鎮壓，然工資之低落，與生計之艱難，終使工人對於雇主，無法效其忠誠，故反對運動，不旋踵而迭起。此外尙有一事，

爲當時所特有者，卽舊式手工業勞動者，因機械之發明，失去生活機會，憤激不已，遂有破壞機械，及仇視機械之發明者等事實發生，當時所謂 *Luddite* 者，卽指此種破壞紡織機械或工廠之暴動工人之特稱也。其目的無非欲以此挽回前此中世勞動者已被淘汰之地位。在此等勞資問題發生之初，其始由各個勞動者，對於直接購買彼等勞力之各個資本家，試行鬪爭，其次則爲整個工場之勞動者全體，又次則爲一地方同一勞動性質之勞動者全體，對於一般資本家試行鬪爭。蓋當時機械之長足進步，足使勞動者間之差異，愈形減少，工資價格，任何地方，俱在同一最低水平線之上，故勞動者間之利害關係，及生活狀態，日趨平均，自感有互相團結之必要。

故各個之勞動者與各個資本家之衝突，遂至形成兩階級之衝突。勞動者爲對抗資本家計，團體之組織以起，爲備資本家之反攻，勞工階級之永續的團結，到處勃興，所謂階級鬪爭，遂從此始矣。

此種爲與資本家鬪爭而團結之勞動團體，實卽工會之所由發生。

### 第三節 勞工組織之發生與初期之鬭爭

中世以還，各種手工業者，在都市中組織一種團體，名曰基爾特（Guild）。所謂基爾特者，即獨立生產者之協會組織，其目的在限制各種生產，確保生產者在社會上之地位，有時且欲藉此獲得政權。封建制度發達之後，基爾特內部，東家與工匠之間，忽生裂痕。於是工匠等互相團結，以與東家鬭爭者，比比皆是。於是有工匠協會之組織，在十四五世紀之間，頗為盛行。工匠協會，為改良自己地位問題，間亦有同盟罷工之舉，此種協會之組織，視近代之勞工團結，在外觀上類似之處頗多，因此布梭他諾（Brenkano）博士等，謂工匠運動，即近世勞工運動之起源，而近世之工會，亦即當時基爾特之後身。然基爾特中之東家及工匠，俱為生產者，視近代之資本階級與無產階級，其性質之異，乃周知之事實，其團結性質之不同，亦屬當然。故謂近代之工會為由工匠協會而發生，實為謬誤。且工匠協會與近代工會之間，並無何等關係之說，根之衛布（Webb）之實證，甚為瞭然。

據衛布所云，職工協會，當一七〇〇年以前，其在英國，實無存在之證據。至十八世紀之初，在少數職業上，對於熟練職工創立團體之反感，且隱約可見。此種反感，隨年代以俱進，對於勞動者之組織的團體，乃漸有反對之表示。十八世紀中葉之下院記錄，幾為職工協會之請願及反協會請願所盡佔，當時情形，由此可見。

由是觀之，職工協會，其由十八世紀特有之經濟狀態而發生也明矣。質言之，十八世紀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之發達，頓使工人游離於生產機關之外，此種勞動階級之發生，遂促進工會之勃興。衛布謂：「工資勞動者常設團體發生之根本原因，乃基於十八世紀特有之事實。職工協會之根本條件，可於一種職業所經過之經濟的革命中發現之。職工協會勃興之時，必為大多數之勞動者，已失去獨立生產者之資格，畢生墮入工資勞動者境遇之時。」

即職工協會，亦並非由特殊團體而來，乃從事於同一職業之工資勞動者，因自身生活之利害關係，而相與結合，利用一切機會而組織者也。此種實例，在手工業工場之過渡時代極多。例如毛織物工人廣汎團體存在之事實，據云一七一七下院議事錄中，即記載及之。

蓋在產業革命最早之產業中，此等團體之發生自亦最早，故此等團體之發生，即以羊毛工業紡績工業爲始，隨後各產業之中，始先後叢生，階級的衝突，乃於是開始。資本家見此種團體之發生，足爲其生產力之障害，遂請求國家機關出而取締。故自十八世紀末期以前，對於勞動者之團結，並無何等法律上之禁制，自十八世紀末期以後，反對勞動者團結之抗議書，始紛紛提出議會，其結果，議會相繼制定法令，禁止各種職業上工會之組織，延至一七九九年，禁止工會之法律，遂遍及於一般職業矣。資本家以此爲後盾，對於自己不利之團結，紛紛提起反對訴訟，至國家機關所以取此嚴峻手段之理由，雖屬不明，然據衛布之見解，似與約克州 (Yorkshire) 及郎卡州 (Lancashire) 之織物工人工會組織之急激增加，不無關聯。

至十八世紀末期，制定工資之方法，亦由資本家與工人自由交涉，也在工價決定上。既確立個人自由交涉之方法，對於工人之團結，復以法律禁止之，遂使英國資本家在十九世紀初期，得盡言其生產力之障礙，而資本主義遂發展達於極度。



在當時法律上，雇主之團結，雖與工人之團結，同樣禁止，然雇主之團結，並不視為有罪，故受罰者絕對無之。對於勞工團體，則不然，工人之團結，在政治上視為犯罪。據衛布所舉實例：「只要隸身工會，便須下獄三月，此外若為增加工資而開職工代表會者，尤視為結黨罪，予以兩年之禁錮，至對於同盟罷工，甚至視為對國家之陰謀，故雖如共濟會，亦被禁止。」然雖有此種法律，終不能使工會組織，根本剷除。例如熟練手工業職工協會，即避免此種禁令而設立，以維持其存在者也。由此等熟練手工業職工所成之工會，因禁止結社法之影響，對於內部訓練，更為嚴格，對待會外之職工，益趨專斷，於是而有所謂勞動貴族發生。

然新機械之產業，多以不熟練工人、小兒、及婦人為主，而此種不熟練工之不平固依然如故。故當時紡紗工人及煤礦礦夫中，屢起絕望的罷工，間且趨於暴動，從而工人間之團結，遂成一種祕密結社。

雖然禁止結社法之制定，固以取締當時之勞動階級，實際上則反與勞工階級以種種反抗之影響，故工資勞動者一致團結之意識，在此受取締之期中，頗作顯著之發達，全國的

團體亦因之發生。一八〇三年成立之製紙工場協會，及其後之繩索紡績工協會，均是也。繼禁止結社法之後，復於一八一九年，發佈有名之六法 (Six Acts)，對於工人之政治運動及宣傳運動，竟至課以極刑。

勞工運動既漸趨激烈，對於此種法律之廢止運動當然隨之而起。此種運動之指導者，即爲由工人出身之政治家法蘭西斯·普勒斯 (Francis Place)，經彼努力運動之結果，遂使此法案之廢止案在國會中通過，自一八二四年後，工人遂得團結之自由。從此職業團體到處發生，同盟罷工，亦先後勃發。次年國會開會期中，全國雇主，同時奮起，極力運動禁止結社法之復活。然卒因勞動階級之反抗，雇主之運動，遂歸無效。禁止結社法既廢，工會遂應運而興，全國的團體，自曼徹斯特 (Manchester) 之蒸氣機關製造工協會，以至一八二七年創立之大英木匠及雕匠友愛會等，俱屬於此。勞工報章，亦從此出現，如一八二五年創刊之「勞工新報」及「機械工週報」，對於工會組織促進上，貢獻實非淺鮮。然此種運動，雖於一八二五年勃發，而因四年間社會經濟繼續不振，勞工運動亦陷於不利，工會之鬭爭，遂

復如祕密結社時代，變爲暴力與機械破壞的運動矣。

#### 第四節 革命時代（一八二九——一八四二）

一八二五年所起之恐慌，其影響及於工人者甚大。當是時，僅以職工協會，不足維持工人地位之事實，已爲一般指導者所熟知，因之聚全國工會之工資勞動者全體，組織全國唯一之共同團體一事，乃成爲勞動階級之理想，故自一八二九年以後，在此種理想之下，曾作種種之企圖。全國共同團體之組織形態，不僅代表一職業之利害，舉全勞動階級之利害俱代表之，此於勞動階級之運動上，實大有裨益。

具此新精神之工會，首先起於織物工及建築工。一八二九年，曼徹斯特附近六閱月間之同盟罷工以後，痛感地方的協會之不利，全國的大結合，遂爲郎卡州之紡績工所倡導，於是組織所謂「聯合王國總協會」，擴大勞動階級之運動力。此種運動，與各方面以非常刺戟，一九三〇年，全國二十種職業團體，羣起參加，創設所謂「全國勞動者保護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abor) 一時會員人數，竟達十萬，然一八三二年，忽然瓦解。其後繼續續工而起之全國的團結，則為建築工會。一八三三年，此工會在利物浦 (Liverpool) 及其他地方，與雇主發生衝突，雇主強迫職工，使之署名於脫退工會之誓約書上，聲言如不聽從，則以閉鎖工場手段對付。英國勞工運動史上有名之「具結」即此之謂也。建築工對於以破壞工會為目的而發生之雇主團結，毫不介意，仍於各地作大規模之鬭爭。在鬭爭中所開之建築工會議，羅伯·奧文 (Robert Owen)，實與以莫大之助力。此種工會，利物浦及曼徹斯特大罷工之後，亦歸消滅。

當工會運動之新精神瀰漫於勞工階級間，實際行動勃勃欲試之時，空想派社會主義之偉大代表者羅伯·奧文，對於勞工之大同團結，頗多所擘畫，一八四三年之初，遂有「全國工會聯合會」(Grand National Consolidated Trades Union) 之組織。此工會向全國各地活動之結果，吸收多數地方職工協會，及勞動者俱樂部，舉婦女勞動者，及農業勞動者，亦網羅及之。一時會員達七十萬人以上，活動及於全國，同盟罷工，遍地勃發，其內部如

威廉·本波 (William Benbow) 之流，且至主張總同盟罷工。

資本案對於此種形勢，極爲不安，政府對此乃復取鎮壓手段以對付之，有某地加入全國工會聯合會者，竟被政府處以七年之流刑。於是全國工會聯合會，聯合未加入之五大工會，實行反政府運動，其時倫敦舉行之大示威運動，參加者稱十萬人，然全國各工會，繼續因政府之鎮壓及僱主之工場封鎖政策而失敗。是年秋季，此全國工會聯合會，遂四分五裂，倖免者，惟少數之全國的工會及地方的聯合會而已。

此等大規模運動，對於勞工階級，果能促進其階級的自覺與否？則一觀次述之改進黨 (Chartist) 運動，卽可以知之。改進黨運動，發端於一八三二年所行之選舉法改正運動。一八三〇年至一八三二年之選舉法改正運動，中產階級及勞工階級由法蘭西斯·普勒斯一一派所領導而活動，然一八三二年之法律中，勞工階級卻並無所得。依此選舉法而成立之議會，專圖救貧費之縮小，對於工場法之提案，視若無覩，關於選舉法，且表示無擴張新制度之意。積此種種不平，遂成一八三八年以後之改進黨運動。當一八三七年時，倫敦之勞工團

體，已開始對議會爲反抗運動，至一八三八年，各種勞工政治團體之全國聯合會成立，翌年開人民會議於倫敦，此種運動，遂非復昔日之政治運動，而爲前述之新工會運動矣。其時受奧文全國工會聯合會影響之工人，尤不服右派之主張，更趨於暴力運動。故一八三九年，各地暴動蠱起，是年十一月，南衛爾斯 (South Wales) 之大暴動，因此發生。此次暴動，據云爲全國暴動計畫之一端，政府極爲震怒，壓迫特甚，改進黨運動，遂受一度之打擊。然勞動階級之不平如故，經濟界雖一時恢復，然不久仍陷沉滯，失業者復紛紛。改進黨運動從此復活，一八四〇年，「全國改進黨協會」(National Chartist Association) 乃成立於曼徹斯特地方，此次對於中產階級的傾向，完全排除，與主張自由貿易之反對穀物法同盟，立於正反對地位。一八四二年，遂有三百萬人署名之大請願書，提出於議會，是年八月以至九月，各地同盟罷工勃發，改進黨派於此頗欲將此種罷工轉化，使成具有政治目的之總同盟罷工，徒以改進黨與各地工會之間，素少聯絡，而各地工會，自奧文之聯合會失敗以後，彼此復少關係，故不能取統一之行動，改進黨派之政治的企圖，遂成畫餅，各地暴動，亦因無團結之故，一經政府

鎮壓，遂全歸失敗。

一八四四年以後，社會經濟狀況，漸趨佳境，勞工運動，復爲之勃興，政府對於勞動階級，亦漸取緩和政策，因之改進派運動，亦歸沉寂。然自一八四八年起，歐洲經濟界，復陷悲境，法國二月革命勃發，影響及於英國。於是改進派運動，再行興起，且帶革命的色彩，然不久卽爲惠靈登（Wellington）將軍所鎮服。自茲以往，改進派運動，遂趨衰亡，此乃英國經濟狀況之變化有以致之，其視勞工協會運動之變化，實無殊也。

#### 第五節 舊工會主義時代

一八五〇年以還，英國之情勢，發生二種顯著變化。第一英國爲最早確立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之國家，其發達之速，遠駕各國之上。故至一八五〇年，英國之產業，在世界市場上，已達不可動搖之支配的地位。第二英國之生產，超過一八四〇年末期屢起之急劇經濟恐慌，自五十年以還，進步實屬非常，因此英國之資本家階級與勞動階級之鬭爭，遂趨沉寂。

在資本家方面，因以有秩序之狀態及社會之平和爲必要，故雖作少許之犧牲，亦甘忍受，發生種種變化。故其對於勞動者，一變其鎮壓政策，而爲協議、讓步、一致、等等協調政策，勞工運動，亦因此發生重要變化。自一八二〇年至四〇年間之社會主義的、鬪爭之氣勢，至此完全消滅，代社會主義的階級鬪爭而起者，遂單以盡力獲得有利的勞動條件爲目的。此乃一八五〇年至八〇年英國勞工運動之特徵，以下就其運動情形，略爲述之。

一八四三年，奧文之全國工會聯合會解體，其他工會，亦受壓迫，所有工會，俱規復以前地方職工協會之舊觀。徒以改進黨之運動，及社會主義之精神，深得此等工會會員之心，故其活動，猶不失新運動之精神。但一八四八年，蔓延全歐之革命運動既被鎮壓，自此遂入英國產業之飛躍時代，同時鬪爭之氣勢，漸歸沈寂，所遺者惟地方職工工會而已。據衛布之說，當時佛林德（Flint）玻璃製造工工會之機關報主筆，遂謂：「吾人深信同盟罷工，爲工會滅亡之原因，」甚至爲防禦自己地位起見，不惜倡言要求減少從事於同一職業之勞工人數。於是工會掩旗息鼓，廢除不熟練工及少年工，蓄積共濟儲金，中止鬪爭，此乃一八五〇年



前後勞工協會之新精神也。

此等工會之量的發展，遂至造成全國的團體，然此與一八四〇年時迥然不同。至一八五一年，乃有「機械工協會」(Amalgamated Society of Engineers)之組織，此乃當時勞工運動史上所謂「新模型」者也。與此相前後所組織者，爲紡績工協會，木匠及雕匠協會，裁縫工協會，全國製靴工聯合會，大英及愛爾蘭礦夫聯合會，約克州礦夫聯合會等。此外一八六〇年，自倫敦始，各地更俱設「工會評議會」(Trades Council)。

自一八六〇年以至一八七五年，工會專心致志於獲得法律上之承認及保護，因雇主違反雇傭契約之時，僅以罰金了事，然於工人則須科以徒刑，故勞動階級，爲此偏頗之法律所苦。此外一八六七年，大審院謂工會並非法人，竟下對於其濟儲金不加保護之判決，因此對於不正當幹部損害儲金之行爲，遂失去法律上之保護。因於一八六八年，爲得工會在法律上之承認及保護計，乃開勞工協會大會(Trade Union Congress)於曼徹斯特，參加此次大會者，爲十一萬八千有組織之勞動者之代表，是爲協會大會在本年總同盟罷工上，

表示工會總聯合偉力之起源。此項大會於一八七一年，更設一委員會之常設機關，努力於勞動立法運動。一八七一年工會法雖云制定，然對於糾察隊、及威嚇、妨害、等行為，加以嚴懲之法律，亦同時成立，是此項法律復有要求撤廢之必要。一八七五年制定結社法及財產保護法，由此同盟罷工，始為法律所公認。其他對於木棉業之九時間勞動法，及煤礦之種種保護立法案，亦作種種之運動。對於議會行動，大概不外向有產階級之議員陳述理由，藉收立法之效果而已。

工會態度之傾向妥協如此，故盡力採取避免罷工，而圖團體交涉之方針，雇主亦漸漸表示接近，並認工會為交涉之對手。故一八七〇年以後，和解及調停之制度發生，對於工資，亦依需要供給之關係，而為協商之取決，所謂工資滑率制 (Sliding Scale) 之原則，遂以實行。工會之事務日繁，立法運動，團體交涉，工資之計算等日趨複雜，權勢日高，工會幹部，亦漸有保守派之傾向矣。

一八六四年，倫敦創立「國際勞工協會」(International Workingmen Association)。

各國工會俱參加之，英國之舊式工會亦與列焉。一八六六年九月，在瑞士舉行大會，倫敦裁縫工協會及工會評議會，俱有代表列席，倫敦工會評議會評議員，且有為長期之國際總評議會委員者，英國工會與國際勞工運動之關係，自此日厚。然巴黎公盟以後，英國之會員日減，一八七二年，海牙（Hague）大會時，決將總評議會移往紐約，自是之後，英國之勞工運動與國際關係乃絕。

英國之工會，雖為第一國際之構成分子，然實際上未從國際受何等社會主義或革命的影響，蓋因英國勞工運動，始終未出經濟鬭爭之範圍故也。

#### 第六節 新工會主義之勃興

自一八五〇年以迄一八八〇間，英國在世界市場上地位，已極鞏固。然因德美兩國資本主義之勃興，英國商業遂受動搖，英國之生產事業急激衰退，販賣市場，亦漸次喪失。地盤之動搖，商業上地位之不安，及經濟界之恐慌，遂使英國資本家及勞動者之態度驟變。

蓋當市況隆盛之時，資家對於工人之少許的讓步，至茲乃變為痛苦之一。調停裁判所，亦用之以斥拒工人比較逾分的要求。同時在工人方面，前此認為便宜之工資滑率制，自市況衰落，徒為跌減工資之利器。自一八七七年以至一八七九年之間，市況沉滯，達於極點，從而勞工運動，亦有漸趨衰頹之勢。罷工之數雖增，然無一不歸於失敗，因此工資驟減，勞動時間亦行延長。工會基金，因罷業與失業之救濟，陷於破產。一八六二年以來，所創立之礦夫聯合會，一八七九年以後，殘存者僅三處而已。經濟界繁榮時代工會所有之機敏的活動，至此已失去其運轉之可能性，同時妥協性之工會幹部，在此種激烈失敗之環境中，亦毫無能力。此外平時同一產業內各工會之聯絡，經濟界一遇動搖，彼此亦互相反目，地方勞工評議會之類，以此潰滅者，比比皆是。此種情勢之下，舊工會主義之真情，遂隨市況之不振以俱露，勞工運動內部之紛爭，固當然之結果也。

此種經濟狀況之變化，遂與社會主義運動以復活之可能性。海德曼(Hyndman)及其同志等，組織「社會民主同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作活潑之宣傳。一

一八八四年，衛布夫婦及蕭伯訥等，復創立「費邊學會」(Fabian Society)，于英國勞工運動以漸進的社會主義之理論，並發行種種定期刊物及小冊子等，因此勞工運動上，復有新精神之出現。一八八六年在倫敦舉行之失業業者示威運動，會與工會運動以極大之刺戟。種種活潑宣傳運動之結果，使無組織之不熟練工人之間，亦有有組織之運動，即機械工協會及倫敦印刷工協會等舊式工會內部，亦有新工會主義之分子出現。故一八八八年製造火柴女工之罷工，及一八八九年倫敦碼頭工人之罷工，俱獲極大之勝利。此等運動之中，工會所與之援助極大，甚至國際的援助，亦見於此等運動之中。故此次之同盟罷工，實為工人運動啓一新時代。罷工勝利之結果，使不熟練工人之團結，更加鞏固。碼頭工人，煤氣職工，海員以及其他種種工會，不期年而有組織之不熟練工人竟達二十萬人。此種工會，與舊式之職工協會相異。徵收會費極少，不設共濟制度者極多，其目的，專在奮鬥。此為新工會主義發展之第一步，勞工協會大會亦受此種影響，故英國之勞工運動，復呈革命運動之新趨勢。

然以後之英國工會運動，竟失去革命的精神，而傾向於改良主義的政治運動，此其故

果安在自德美兩國資本主義發展以來，英國商業之獨佔的地位，突為動搖，固足使勞工運動，亦受其影響。然因國內資本主義之變質，與對列國資本主義之競爭，同時並行，世界資本主義，乃發展而為帝國主義。英國資本主義，在此時代之中，商業上之獨佔權雖失，然在金融資本之支配上，仍可壓倒其他國家。此等世界經濟上之變化，其反響亦及於勞工運動。蓋英國在世界市場上所佔優越地位動搖之時，勞動者地位，雖同趨低下。然一入帝國主義階段之後，英國資本主義復為安定。為使勞動階級，對於資本主義，不生異變起見，自不妨作少許之讓步，資本家方面之態度既如此，勞工運動，遂避免革命運動，而為漸進的改良主義之政治運動。此種狀況，直至帝國主義之矛盾暴露，無可救藥為止。英國之勞工運動，仍與此微溫之政治運動相終始。

#### 第七節 帝國主義時代之勞工運動

勞工運動之量的擴大，同時其要求亦普遍化。就當時情形而論，雖非社會主義的政治

運動，然勞工運動之政治化，已無可諱言。一八八六年，由勞動者出身之國會議員，已達十名之多，惟此等議員，不過形成自由黨之左派而已。自一八九〇年前後因勞動界情形之不安，自由黨之急進主義，已不能代表勞動階級之利益，因此以社會主義爲中心另行組黨之議以生。一八九三年，遂有獨立勞動黨 (Independent Labor Party) 出現。一九〇〇年，由勞工協會大會設立「勞動者代表會議」(Labo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以社會主義團體及勞工團體爲中心，作政治的結合。一九〇六年總選舉時，國會議員當選者二十九人，同時遂更名爲勞動黨。

勞動黨在國會內之活動，對於勞工運動上發生重大影響者有二，一爲塔夫·柏爾 (Taff Bell) 事件，其一則爲奧斯本 (Osborn) 事件是也。

塔夫·柏爾事件，由一八九七年南威爾斯 (South Wales) 之塔夫·柏爾鐵路所生之一小罷工問題而起。鐵路公司對於罷工所受損害，向罷工工人所屬之鐵路職員協會，提起損害賠償訴訟。一九〇一年，英國大審院判決，命協會交付賠償金四萬二千金鎊，勞工協

會對於此種判決，驚惶萬狀，因此種判決若適用於將來一切同盟罷工，則工會罷工運動，勢必有所不可能，且有失去基金之虞。於是一般勞工團體，傾全力援助勞動黨，遂使此種判決作爲無效之法案，在國會通過。即一九〇六年之「勞動爭議律」(Trade Dispute Act, 1906)是也。此次事件之解決，遂使爲自由黨勢力所阻，不易發展之獨立勞動黨運動，頓作急激之發展。

所謂奧斯本事件者，爲鐵路職員協會之幹部奧斯本氏，因反對其所屬協會爲勞動黨向協會會員徵收費用，或由協會基金中捐助勞動黨基金，及補助國會議員而起之訴訟事件。此亦由大審院於一九〇九年與奧斯本以有利之判決。此種判決，在表面固爲尊重勞動黨與勞工協會之關係，然實際乃限制勞動黨之活動。因此勞動黨員，努力奮鬥，迄一九一三年，工會法在國會通過，勞工協會爲政治運動支出經費一事，遂爲法律所公認。此二大事件，在勞工協會方面固爲二大危機，然勝利均爲勞工所獨佔。

其時英國政治方面，對於工人之方針亦生變化。一九〇五年，自由黨內閣成立，其政策



與昔日自由主義時代大異。一面務使勞動階級滿足，一面復令帝國主義的發展圓滑無阻。故對於國會上院權力，加以限制，對於社會政策的施設，首定養老金制度，及國立保險法，其財源則由增徵相續稅，並增加所得稅之累進率而出。故大規模之工會，相繼成立，一九〇八年工會之數，竟達千二百上下。

自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四年，即世界大戰勃發以前，為自由黨立法之實行時期。即在此時期中，同盟罷工問題之多，為英國勞工運動史上所罕見。推其原因，大概十九世紀末葉以後，資本主義已入於帝國主義時代，英國產業，最初本占優勢，然自殖民地分割告終，德美之勢力突起，英國經濟，於此遂受威脅。此種影響，其及於勞動階級之地位，自不待論。英國政府一面以社會立法，圖勞動階級之歡心，一面對於具有鬭爭精神之工會，採取攻勢，因此遂成此急激發展之現象。

一九一一年碼頭工人大罷工，結果受軍隊之干涉，歸於失敗。其次復有鐵路之大罷工，總計是年捲入爭議旋渦中之工人，約達百萬。一九一二年，形勢更為不安，碼頭工人再行罷

工，煤礦夫之罷工亦相繼勃發，參加人員在八十萬以上，遂使二百萬以上之工人，不得已而歇業。此次罷工，其目的在要求最低工資，結局雖不圓滿，然終獲得一部。一九一三年，壓迫工會之結果，達柏林 (Dublin) 之運輸工人因之罷工，勞工協會大會，曾極力援助。此次罷工問題，由開除拒絕裝載達柏林製造品之一司機者而起，遂使威爾斯鐵路職員同盟罷工。達柏林地方，且至發生流血慘劇。是年罷工之數，計一四六〇件，參加人員達六十九萬人。一九一四年，倫敦市內，因工會會員拒絕與非工會會員合同工作，建築業方面，又引起大停工 (Lockout) 問題。

在此時代之中，英國勞工運動，非僅以擁護工人之經濟的地位爲目的，且爲團結權之獲得而運動。故勞動運動內部，復生革命的傾向。工團主義 (Syndicalism)，產業聯合主義 (Industrial Unionism)，基爾特社會主義 (Guild Socialism) 等，宣傳甚力，使工會組織合乎此種新思想之要求，在工會內部，頗占勢力。計畫之實現者不少，包含熟練及不熟練工人之產業制的工會，亦設立甚多。勞工運動，達於此種狀態之後，據一般人豫想，俱以爲一九

一四年產業上之不安必更擴大。然是年八月，空前之帝國主義的戰爭突發，舉國上下，汲汲於對外戰爭之不遑，國內之險惡的形勢，一時因之中輟。

#### 第八節 世界大戰中及大戰後之英國勞工運動

一九一四年八月勃發之歐洲大戰，與社會各方面以莫大之變化。勞動階級防止戰爭之國際團結，一變而為互相排斥之愛國社會主義者的集羣。工會與資本家之衝突暫時中止，且與政府及資本家協同盡力於對外戰爭。一九一五年，自由黨政府改組，造成舉國一致之內閣，勞動黨領袖亦加入。工會代表及政府之間，迭開重要會議，關於英國工會傳統之神聖綱領，如反對婦人勞動，拒絕協定勞動時間以外之延長，及適用一定勞動制度諸點，在戰爭時期中，一致贊成拋棄。對於戰時服務法，亦予以承認。一九一六年，工會臨時會議結果，廢止一切休息日，並實行限制同盟罷工權及移住之自由，工會之機能，遂至停止。然工會會員，仍有加無已。聯合運動，因戰爭關係，一時雖云中止，然不久仍繼續進行。一九一五年，戰爭前

後之懸案，如由礦夫、鐵路職員、運輸工人三工會所組織之「三角同盟」(Triple Alliance)，亦告成立。

戰爭延長至三數年，物價騰貴達於極度，因此罷工問題，復紛紛而起。政府此時，對於工人之罷工 (strike) 及資本家之停工 (lockout)，一切俱假軍需品法以鎮壓之。因此戰爭中工會之機能，遂由政府強制停止。然勞工階級，對於戰後之社會改造，俱具熱烈之希望。故在戰爭中之種種會議，至有煤礦鐵路社會化之決議。同時參加經營運動，在戰時亦極盛行。「工場委員會運動」(Shop Steward Movement)，擴大幾遍全國。所謂工場委員，本為工場中工會之幹事，其職權在收集會費，監視工會之是否遵守規約，或處理工會之瑣碎事務。在彼本來擁有多數種類工場之大企業，各工場中工會林立，彼此甚少聯絡，勞工運動，對於工會之整理，又絕少進步，故雖在同一工場之中，工會之組織，凌亂無章，為圖工會之聯絡與統一計，此等工場委員，乃有委員會之組織。戰爭勃發之後，工會幹部，多與政府及資本家協調，工人之正當利益及權利，遂有時不能保護。對於勞工運動，不獨政府方面，即工會幹部

自身，亦多方鎮壓。因此普通工會會員，勢非於工會之外，求能真正代表彼等之利益，指導彼等之運動者不可。故從來僅在工場中負幹事職責之工場委員，遂替代與普通會員無關之幹部起而為勞工運動之指導者。機械工人之間，此種運動，逐漸發展，一九一五年七月，英國最左派運動之中心克來德（Clyde）地方工場選出之工場委員，首組織「克來德勞工委員會」。其次格拉斯哥（Glasgow），協斐爾德（Sheffield），科芬德里（Coventry）等產業中心地，亦有同樣之組織。均係反對幹部，使勞工運動，圓滿發展者也。工會幹部，對於此種運動，設法阻止者再；然終與以容認，在克來德地方，工場委員且與工會幹部設立協議委員會。工場委員會運動之主張則為參加工場經營，盡力於工會之產業的結合。

政府對於工人之不平，固豫料其將勃發，為圖緩和起見，特設調查機關，由政府組織勞動者與資本家之代表委員會，藉此代表勞動者對於產業經營上之意見。然此種組織，與其他協調機關同一無能為之事實，旋即暴露。勞工運動因戰爭之勃發，在表面上一時雖云中絕，卒因戰爭之繼續，勞工運動復趨激烈，一九一七年之蘇俄革命，尤與英國勞工運動以絕

大之影響，故此次大戰，仍於產業不安之中宣告終結。戰後英國勞工運動之激烈，果到如何地步？則略述如次。

當一九一七年，蘇俄之社會主義革命勃發。閱年，德國之革命復起，歐洲大戰，遂告終結。戰爭漸近終結，勞工運動亦急速發展，俄國大革命後，英國勞工運動遂復戰前之舊觀。各國勞工運動，因戰後市況之混沌，亦急激進展，全歐各國革命勃發之說，且喧騰一時，即在英國，亦不免受此影響。從此工會會員非常增加，一九一八年已達六百六十二萬，比之一九一四年，增加約二百七十萬。同盟罷工之數，在千四百以上，參加之勞動者約二百五十七萬人。且罷工之目的，不僅限於經濟利益，如鐵路及鑛山罷工，均與國有問題大有關聯。例如一九一九年之初，礦夫欲行總同盟罷工，彼等主張，不僅在七時間勞動制，及增加三成工資，並主張由礦業界排除一切私有資本，要求勞動者管理下之礦業國有。政府命判事組織委員會，調查一切，對於七時間制及增加工資問題，雖與以保障，然於國有問題，則全行拒絕。是年六月，三十萬人之紡紗工人同盟罷工，九月復有鐵路職員之罷工，交通事業中之勞動者，起而參

加者，達五十萬人，消費合作社復竭全力援助之，結果罷工團獲勝。一九二〇年，鑛夫復有要求增加工資之運動，雖由暫定之協定，權作解決，然終爲一九二一年大罷工之動因。

時勞工協會大會中常設機關之委員會與勞動黨之間，欲作密切提攜與聯絡之運動，忽起，一九一九年末之臨時大會，通過此項決議，翌時夏季，勞動黨與工會之共同戰線，遂告完成。對於英政府干涉蘇俄波蘭之戰爭問題，旋作反對之大示威運動。全國鐵路職員工會，復發表絕對不載運往波蘭軍需品之通牒。是年九月，由勞動黨及工會委員三十人，組織「實行委員會」，準備反對干涉俄波戰爭運動之一切實際行動。

英國之勞工運動，其在戰前，與國際運動關係甚少，惟「工會總聯合」（Gener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間與國際運動發生交涉而已。然當一九一九年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國際工會聯合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成立之後，英國勞工協會大會隨即加入，遂爲國際運動之主要勢力。

英國勞工運動，乘戰後經濟狀況之繁榮，在經濟鬭爭及議會運動上，俱作異常之進展。

然罷工風潮，披靡全國，使全英資本家手足無措。而一九二〇年以後之大恐慌，復與英國產業界以空前之大打擊，於是勞工運動之形勢，亦大為變易矣。

### 第九節 英國勞工運動之現勢

一九二〇年發生之戰後大恐慌，影響於世界勞工運動者匪淺。而在戰後對於世界資本主義地位感受動搖之英國，影響尤巨。英國資本階級，為突破此種難關計，對於勞動階級勢不得不取鎮壓政策。一九二一年之煤礦罷工失敗，三角同盟破裂，資本階級之鎮壓政策於以開始。故自一九二一年以至今日，歷次罷工及種種紛爭，勞工階級，多歸失敗。從此工資減少，時間延長，加以產業不振，失業者激增，一九二五年，失業工人，竟達百五十萬之多，英國勞動階級之狀況，迥非戰前可比矣。故戰後英國勞工運動之狀態，急激左傾，對於資本階級，起而為激烈之抵抗，同時勞工運動內部，亦激成左右兩派之對立，終使左派作有利之進展，此為英國勞工運動最近之特徵。



英國有組織之勞動者（即加入工會者）據最近調查，總數約五百五十三萬，占全勞動者百分之八十以上。就中屬於勞工協會大會者，約四百三十四萬，有力之工會，殆全部加入矣。勞工協會大會，由全國十七種產業構成，其中復設總評議會，總評議會委員，由十七種產業中各按工會會員人數比例選舉，委員總數為三十名，總評議會權限，於一九二四年大會時，曾加擴大，工會之統治，勞工紛爭之指導，均為總評議會之重大任務。此外復設特別委員會，如失業問題委員會，及產業類別合同委員會等，一面指導工會運動，一面與勞動黨圖密接之連絡。故勞工協會大會，實際上遂支配英國之全勞工運動。

勞工運動形成左右兩派以來，工會內部之左傾分子，遂與妥協性之工會幹部衝突，此等分子團結之結果，乃有少數派運動之發生。少數派運動之目的：

一、打倒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共和國。

二、革命的階級鬥爭主義之宣傳，普及全國少數派運動之主張於現存之工會內，使之放棄階級協調主義。

三、結合對於資本階級之日常鬭爭，擴大共同戰線。  
四、與第三國際密接，努力於國際工會運動之統一。

少數派運動之政綱：

一、工場委員會之組織。

二、地方工會評議會組織之改造。

三、產業類別工會主義之實現。

四、勞工協會大會總評議會權限之擴大。

五、國際的團結。

此外更提出各種要求，如每週增加工資一鎊，每週四十四時間勞動，鑛山、銀行、土地、鐵路、等之無償國有與勞動者直接管理，住宅問題及失業問題等，凡此俱與勞動階級以一種衝動。故少數派運動，隨資本階級之鎮壓政策以俱進。聲勢日加，組織擴大，網羅人員，達九十五萬。

一九二四年，勞動黨出組政府。然其設施，仍不能如黨員之期望。全英勞動階級至此，始悟勞動黨及工會妥協性之幹部指導者之不能澈底，故勞動黨內閣倒後，勞動階級益爲左傾，國際統一運動之聲，甚囂塵上。一九二四年英國工會大會時，蘇俄全國勞動中央委員會派代表多人參列，關於英俄兩國工會之提攜，有所商榷。是年十二月蘇俄第六次全國工會大會時，英國亦遣代表十餘人赴會，關於工會之國際的統一，曾作具體的協議。英國代表歸國所發表之蘇俄現狀報告書，曾與英國及歐洲勞工運動以極大之影響。一九二五年四月，以促進全世界工會運動爲目的，遂於倫敦設英俄委員會，且發表共同之宣言。此種宣言，亦與各國之工會以重大之刺戟，統一運動之聲，遍於各地，卽右派工會內部，亦爲所動。自後英國之工會統一運動，急激發展，驟得大衆三百萬人之擁護，此種運動之成功，實少數派活動之結果有以致之也。

英國勞工運動上近來之最大事端，厥爲礦夫罷工問題。一九二一年之煤礦紛爭，同盟罷工，綿延三月。卒因幹部 J. H. Thomas 等之所協調政策，使三角同盟，趨於分裂，礦夫

之苦鬪，歸於失敗。此轟動一時之大罷工，遂以妥協的協約而告終結矣。一九二四年，更結暫定之協約。此次協定，爲修正一九二一年之協約而成。礦夫方面，雖不滿意，然以當時之形勢，實不得不忍痛讓步也。

資本家方面，因「道威斯計畫」(The Dawes Plan) 之影響，使英國煤業界日趨頹靡，故欲藉工資低下及勞動時間之延長，以圖挽救。蓋暫行協約期滿之日，即資本家向礦夫施行鎮壓之時，此資本家夙夜圖惟，莫敢或忘者也。然在礦夫方面，亦未忘未來之對抗，故有產業同盟 (Industrial Alliance) 之組織，以代已毀之三角同盟。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資本家方面，突然聲言一九二四年之協約，以七月三十一日爲止，全部廢棄，并要求改全國的協約爲地方的協約，與最低工資之廢止，及八時間勞動等。礦夫方面，對於此種聲明及要求，嚴行拒絕，同時豫計之產業同盟交涉，急速進展。七月十七日，聚煤礦、鐵路、運輸、金屬等大工會而爲一團之產業同盟，遂告成立。勞工協會大會知資本家對於礦夫之鎮壓，必蔓延及於全線，於是約礦夫爲應援，且發表國際煤礦夫工會，及國際運輸勞動者協會應援之

聲明。延至七月三十日，工會會議除對於礦夫聯合，與以財政上之援助外，同時與總評議會以總同盟罷工命令之執行權，未來之大鬪爭，遂迫在眉睫矣。政府對於總同盟罷工，深懷危懼，倉猝之間，支出煤礦補助金一千萬鎊，藉此一千萬鎊之國帑，始將一九二四年之暫行協約，延期至一九二六年四月末日。然煤礦紛爭，仍未根本解決也。

資本家方面，知勞動階級之不可侮，乃竭力以圖防止，組織全國市民同盟及英帝國同盟等，以冀破壞同盟罷工。然工會方面，左派的反抗精神，亦着着擴大。一九二五年秋季，斯卡波羅（Scarborough）所開之英國工會會議，左派極占優勢，通過關於國際工會統一案，與反對「道威斯計畫」及工會會議之目的種種決議。右派幹部之勢力日形微弱，同時勞動黨內左派勢力亦日趨雄厚，勞資兩方，遂成旗鼓相當之勢矣。

一九二六年四月，礦主廢棄暫行協約之通告，已達礦夫手中。四月三十日午後十一時三十分，交涉決裂。五月一日午前零時起，九十萬之礦夫，一齊罷工。勞工協會大會關於煤礦紛爭協議之結果，決議如至五月四日，煤礦紛爭仍不解決，則勞工協會大會所屬各重要產

業職員，以四日爲期，實行總同盟罷工。四日之期既屆，紛爭仍不稍解，勞工協會大會遂實踐前此之決議，決行總同盟罷工。總計參加人員，在五百萬以上，全英社會，一時陷於僵局。

此次之大罷工，不僅出於勞工協會大會之命令，實出於大眾之切望，微之種種事實，可以知之。素持臨機應變主義之指導者，對於此次罷工，亦受大眾之牽制，不能不奉行故事。因其在四月十二日，彼輩藉口細故，命總同盟罷工中止，而全英勞動階級，亦因此得一極大之教訓。爾後礦夫遂獨力撐持，以全力繼續奮鬥。

此次罷工之後，英國勞動階級之勢力，益加猛進。竭力謀澈底之解決；蓋工作狀況之困難，生活之痛苦，世界勞工運動之進展，無一不予英國勞動階級之刺激與決心，則此後之發展，正復未可限量。要之英國之勞工運動，既步步根據實際的狀況，爲有條理的發展，故一切改革及組織上之進步，皆有軌轍可尋，實足爲勞工運動良好之標準也。

## 第二章 美國

## 第一節 美國帝國主義之發達

歐洲大戰之後，美國之資本主義急激發展，遂成爲世界最大之帝國主義國家。美國之帝國主義，其與他國相異者，卽其根本基礎，乃建於發展天然富源之上是也。美國之煤炭產額，約占全世界百分之七十五，其他各種原料，尤無盡藏。世界產出總額之煤炭百分之四十三，鐵百分之五十四，鋼鐵百分之六十四，揮發油百分之七十三，銅百分之五十，美國以一國而占有之。此外，美國又爲最大之農業國與最大之銀行家。十五年前，美國多數種類之產業，俱賴英德法之資本以經營，曾幾何時，乃一變而爲全歐洲之債權者，對於外國政府及外人私營之公司，以公債之形式，貸出金額，竟達二百十億元。

昔日脫逃英國支配，遠來大西洋東岸，建一狹小之殖民地者，一七七六年，居然獨立建設亞美利加共和國。自後對於土着之印第安人，繼續掠奪其富源，受其支配之範圍，蓋逐日擴張，彼等爲欲攫得太平洋與大西洋間豐饒之地，如坎拿大（Canada）、阿拉斯加

(Alaska) 墨西哥 (Mexico) 之故，國用任何手段與政策，均所不辭。其後更傾全力以圖自國產業之發達，於是自十九世紀末葉以後，美國資本主義，遂入於帝國主義之軌道中矣。

因產業之發達，乃不能不覓新原料及鑛產等富源，同時對於蓄積之資本，不能不謀利潤之保證，遂使美國對於四圍之弱小民族，實行其侵略政策。故於奪取布哇諸島 (Hawaii Islands) 後，復於一八九一年向西班牙挑戰，結果古巴 (Cuba)、波爾托·利哥 (Porto Rico) 及軍事上重要之菲律賓羣島 (Philippine Islands)，遂與其豐富之天然財源，同入美國手中。刻下美國正準備集合北、中部及南美洲於自己勢力範圍之下，美國之傳統的孤立時代已過，如坎拿大之類，名義上固為英領，然經濟上已全然隸屬於美國。美國帝國主義之將來，於此已可概見。投資於坎拿大 (Canada) 之三十億圓美金中，強半為美國之公債。坎拿大國營事業債務之中，屬於英人者，不過百分之十二，美人反占其百分之十八。英國某政治家謂：「將來英美之間，苟不幸而發生戰爭，坎拿大援助英國與否，實為疑問。」此種觀測雖近杞憂，然殊不可忽視。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之「勞工月刊」(Labor Monthly)



上，曾有英人發表一文，謂：「英國國旗雖飄揚於臥大瓦（Ottawa）之上，然英國在坎拿大所有之富力，不過一五三·七五八·〇〇〇圓美金，反之美國在坎拿大之富力，實達五五五九四三·〇〇〇圓美金，美國之帝國主義，事實上已以坎拿大為殖民地矣。」

反觀中美，及南美洲，美國之帝國主義，於此亦以同一之精力奮鬥，且已收同一之效果。美國經營中部及南美最初之所得，為巴拿馬運河之開鑿，此於美國將來與他國競爭上，與以不能估價的利益。其次則為巴拿馬共和國之建設，更足操縱接近運河諸國。歐洲大戰結果，德國之帝國主義國家，已根本崩壞，英國亦受創甚深，故美國在中部及南美北部之勢力，已屬根深蒂固，投資於外國之美國資本，屬於中部及南美者，約百分之四十四，其他可想見矣。墨西哥政府，在今日不過為美國之傀儡，其他如三托·多名哥（Santo Domingo）及海地（Haiti）諸共和國，對於美國關係，亦與墨西哥不相上下。拉丁亞美利加（Latin America）諸小國之中，十一乃至二十之共和國之財政內政均受美國支配，甚至有軍政亦隸屬於美國者。英國在拉丁亞美利加之勢力，已掃地無餘，即其根據地亞爾然地那

(Argentina) 及智利 (Chile) 亦形動搖。一九一〇年，對於拉丁亞美利加輸入物之比例，英國約占百分之二六，美國百分之二三。一九二三年，形勢急變，英國僅占百分之十九，美國竟占百分之三六，英美兩國在拉丁亞美利加勢力之消長，於此可以見之矣。

美國帝國主義急激發展之結果，乃不能不求其商品之販賣場及原料之來源於亞細亞諸地。然中國以及東洋諸國，已爲英法日諸帝國主義者盤據殆盡，美國於此，乃高唱其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側身英法日掠奪團之間，顯其施行帝國主義之好身手。其對歐洲，則欲挾其金錢萬能之魔力，使全歐諸國俯首就範。羅卡爾諾 (Locarno) 會議以後，其欲執全歐洲牛耳之野心，益徵實矣。

因帝國主義國家間之利害的衝突，終使英美法日諸帝國主義的國家，不能高枕無憂，而英美日三國間之暗鬭更烈。日美關係之迫切，固世人所盡知，英美關係之險惡，亦爲無可諱言之事實。美國帝國主義者，已洞燭未來之世界大戰，不能倖免，雖屢唱軍備縮小之議，然此種自欺欺人之舉，終無裨於萬一。即美國自身，亦汲汲於陸軍之充實，軍艦之建造，其他飛

行機之製作，軍用化學之精進，無一不爲帝國主義本能衝動之表現。最近日內瓦(Geneva)英日三國海軍縮減會議之決裂，卽帝國主義國家根本不能相容之明證。從此鉤心鬪角，各自備戰，未來慘禍，實不知伊於胡底。

## 第二節 美國勞工運動之發展

1 概論 如上所述，美國資本主義急激發展之結果，乃與勞工運動以特殊之情形及特殊之困難。同時工會之組織上，亦發生二大難題。所謂二大難題者，卽移住工人與黑人問題是也。各國向美國移住之工人，最多之年，約百二十五萬人以上。此等移住工人，大概文化程度甚低，任何惡劣之勞動待遇，俱能忍受，且語言習慣互殊，故工會組織上極感困難。此外美國國內，種種地方情勢互異之黑人，約千萬人以上，在統一運動上發生障礙之處，尤不難想像及之。美國之工會，獨立戰爭以後，始受法律上之認可，而此種認可，亦僅爲空洞之具文，其登記手續等，另有嚴酷之規定。故工會之活動，顯被限制。一九二〇年，美國國會上議院，

且制定對於鐵路職員鼓動罷工，或妨害彼等職務者，處以重刑之法律。即在裁判上，美國工會運動，亦蒙特殊之障害。因在美國，司法官之判決向來鮮受法律之縛束，而一般判決，在工人方面，不利之時尤至多。曾有製帽工會，因受三倍於損害額損害賠償之判決，限令支出美金二十二萬二千元，工會以此遂不能復起。關於罷工及罷市問題，立法機關，曾與裁判所以特權，謂不必訊問當事者，即可下停止之命令。凡此種種，在工會自感受非常之痛苦。此外政府與資本家之提攜，工會運動，因是受其阻撓者尤不少。其他資本家之種種組織，及勞動階級中所謂勞動貴族之發生，亦多為工會運動之障礙。

2 工會之發達 美國之工會組織，自十九世紀之初，始成爲一般的現象。然強固之組織仍少，大概俱模倣英國勞工之組織。一八三四年，多數工會及其他團體，開勞動大會於波斯頓 (Boston) 時，成立「全國職工協會」(National Trade Union)。一八三七年，忽遇商業上之恐慌，協會及其他工會，同歸衰退。一八六六年，多數之工會，開會於巴爾地摩 (Baltimore)，組織「全國勞工聯合會」(National Labor Union)，此亦因種種

事勢於一八七〇年，不得已而歸於消滅。當時菲拉德爾菲亞 (Philadelphia) 裁縫工會之間，發生工會祕密團體，網羅他種職業之工人甚多，尤以不熟練工人爲最。其勢力遍佈於各都市間，以「勞工武士團」(Knights of Labor) 知名於世。自後工會運動漸趨統一，一八一八年，連開兩次大會於德列·賀特 (Terre Haute)，參以各工會及勞工武士團支部，組織美國坎拿大「工會聯合會」 (Federation of Organized Labor Union)，後又與其他工會之聯合團體協約。一八八六年，設立「美國勞工總同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普通所謂 A. F. L. 者，卽此是也。A. F. L. 雖未能集全美所有工會於其指導之下，然此後二十餘年，全美勞工運動，俱以 A. F. L. 爲中心。惟 A. F. L. 之協調政策，積久漸爲勞動階級所不滿。一九〇五年六月，乃有 I. W. W. (Industrial Workers of World) 之組織。

3 美國勞工總同盟 A. F. L. A. F. L. 之前身，卽工會聯合會，一八八一年創立於匹茲堡 (Pittsburgh)。此乃以熟練工人爲主之團體，對抗當時之勞工武士團者。此兩者之關

爭，綿延近十年，一八九〇年，勞工武士團實際歸於消滅，工會聯合會改組之後，遂成 A. F. L. A. F. L. 創立以來，因純取工會主義之軌道，故得非常之發展，此種方針，繼續迄於一九二三年，然最近之 A. F. L. 幹部，已拋棄工會主義，轉與資家相接近，發生密切之關係。吾人欲詳述 A. F. L. 變化之先，不能不追述工會聯合會成立之經過，以便了解。工會聯合會者，最初乃由政治團體而生，並無今日工會之主義。然勞工武士團中不熟練工人之時代觀念，影響於勞工運動者極大，其反映遂及於當時熟練工人團體之工會聯合會。

因一八八〇年以前經濟狀態之影響，以不熟練工人為中心之勞工武士團之發展，遂遠不及熟練工人之工會聯合會及其他一般工會。然自一八八四年恐慌之後，因工人生活低下，與失業者之增加，遂使多數工人，託庇於勞工武士團之下，勞工武士團之發達，乃又遠出其他工會之上。不熟練工人之組織，在勞工階級之經濟運動上，實獲非常重大之意義，其組織超乎純粹職工聯合主義 (Trade Unionism)，而置基礎於包含熟練與不熟練工業勞動之新運動之上。此種新運動，不特使職工聯合主義之代表者感受威脅，且至使之發生

對抗運動。一八八六年之初，職工聯合主義者爲備此種危險，以爲與地方同盟有密切團結之必要，且於與勞工武士團訂立和平條件口實之下，開工會會議於菲拉德爾菲亞，決議尊重各勞工團體之自主權，反對與勞工武士團之合併，並主張保護熟練工人之生活與技術。故菲拉德爾菲亞會議結果，遂使熟練工人與不熟練工人，職業的利益與階級的利益，互相對立，而工會與勞工武士團之間，從此亦開始爲公然之對抗矣。工會幹部，爲統一反勞工武士團之一切勢力起見，於一八八六年，在俄亥俄州（Ohio）第二次大會中，決議爲永久的組織。因有此種目的，故宣言此次大會爲「美國勞工總同盟」第一次大會，於是遂有 A. F. L. 之成立，不久更與「工會聯合會」合併。合併之後，A. F. L. 乃揭櫫職工聯合主義，移重心於各個職業直接的經濟利益之範圍內，故其組織亦以不失各個之獨自性與獨立性之限度爲止。勞工武士團受此種新興勞工團體之影響，團員漸次減少，反之 A. F. L. 之人員逐日增加。計自一八八六年至一八九〇年之間，勞工武士團團員，由七〇二九四人減至一〇〇〇〇〇人，A. F. L. 則由一三八〇〇〇人增至二二五〇〇〇人。當時 A. F. L. 之政治活動，

完全停止。迨一八九二年，和謨斯忒德 (Homestead) 之製鐵工人，及田納西 (Tennessee) 與愛達和 (Idaho) 礦夫罷工失敗後，A. F. L 幹部，始注意政治問題。

A. F. L 之基礎，爲地方同盟 (Lands Verband) 與全美同盟 (International Ver-  
band) 之勢力，結局 A. F. L 乃立脚於職業原則上之獨立工會聯合體，網羅團體之數一百有八，並分爲三六五三四支部，以互助之目的相結合，對於各個職業之自主權，嚴格尊重，并促進商品之生產與分配，實行於工人有利之立法，A. F. L 勞工運動之方針，大致如此。

4 I. W. W. I. W. W 之創立，在一九〇五年六月芝加哥 (Chicago) 第一次大會時，其出席代表之範圍及於四十種產業四十三個團體，頗極一時之盛。其始 I. W. W 中之傾向有三，(一) 社會主義勞動黨黨員，(二) 社會黨黨員均側重於政治行動者也，(三) 無政府主義者，則否認政治行動而主張直接行動者也。I. W. W 發達之歷史的過程，不必盡屬坦途，而其出發點尤然。其第一次的暗礁，爲第二次大會時，革命分子與代表熟練勞工之保守分子之爭是也。然革命分子終點勝利，以前之幹部，猶欲據中央機關而獨佔之，革命派以此訴諸法律，



卒得有利之解決。

未幾在 I. W. W 之財政上素占絕對勢力之西部礦夫聯合會，突然脫退，遂使 I. W. W 之勢力因之激減。其後一九〇八年第四次大會時，I. W. W 復作一度之分裂。分裂原因，蓋因社會主義勞動黨與無政府工團主義者之間，關於 i. W. W 與政黨之關係的意見相異，故 I. W. W 遂分爲底特律 (Detroit) 與芝加哥二派。其後一九一五年，底特律之團體，加入於汎美勞工協年，芝加哥團體，則自一九〇八年以來，非常活動。

I. W. W 之會員，大概爲不熟練及無定居之工人，如工資最低之木材工人，鐵路工人，及農業工人是也。一九一二年之中，I. W. W 作同盟罷工運動三十次，最有名者，爲重工業勞動者之同盟罷工，結局二萬三千之勞動者，完全勝利。I. W. W 於此，獲得會員一萬四千人。世界大戰勃發之年，I. W. W 之發展，達於極點，會員之數，超過十萬以上。其後會員漸減，同時思想上之變化亦生。一九一九年，內部之變化極烈，爲加入第三國際問題，遂至發生內鬨。因加入第三國際問題，曾舉行一般投票，結果贊成者居大多數，然反對加入之執行委員會，僅計反

對票數，宣言投票結果反對加入，以此激成分裂，會員益減，終致 I. W. W 之破產。一九二四年十月芝加哥第十六次大會時，會員人數尙在三萬上下，翌年大會時，僅餘一萬六千人左右矣。

※

※

※

以上所述，悉爲主要工會發達之概況，此外尙有單獨之工會甚多。惟有明確之地位者甚少，其組織亦多缺陷，茲僅就其名稱及所屬人數列舉如下。

一、鐵路職員友愛會

四五二〇〇〇人

司機者友愛會

九五〇〇〇〇人

機械工及火夫友愛會

一一六〇〇〇〇人

車務管理員協會

六〇〇〇〇〇〇人

指揮者友愛會

一八〇〇〇〇〇〇人

二、縫工聯合會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人

三、美國金屬工人組合

二〇〇〇人

四、食料品製造業職員協會

六〇〇〇人

第三節 美國勞工運動之現狀

1 保守派之態度 以所謂勞動貴族爲中心之美國保守派工會幹部，對於本國帝國主義之發展上，不惜驅全力以順應之。彼輩聲稱勞工團體之利益，與國家政治上之利益完全一致，惟有力之外交政策與外國市場之發展，足使美國產業殷盛，進而促進勞工團體之利益。彼輩立於此種見地，對於帝國主義者之既得權，竭力擁護。其在世界大戰之際，美國政府初守中立，A. F. L 亦守中立，洎乎資本家宣言美國有參戰之必要，工會亦高唱參戰，可謂對於政府之步調，力求一致矣。

最近 A. F. L 幹部，對於資本家最效忠之處，即援助設立所謂『汎美同盟』是也。汎美同盟之目的，在使美國帝國主義之侵畧計畫易於實行，並使中部美洲及南美全人民易於

就範，且藉廣汎之教育機關，研究機關，衛生設備等，以圖獲得對於文化生活之支配權。故汎美同盟成立之初，雖不明言與資本家相提攜，其後則因嘗援助政府佔領海地島（Haiti Island），以妨礙南美諸國之獨立。蓋汎美同盟每遇對於外國帝國主義之同盟罷工，則與以援助，若同盟罷工而起於美國帝國主義者工場之中，則盡力妨害之。A. F. L 幹部，追隨美國帝國主義者之後，奉行門羅主義，對於北美及南美勞工，力主統一管理，故一九二五年大會時，對於勞動者門羅主義，謂：「汎美勞動同盟，為一般公認之全美勞動者團體，此為全美共和國勞工大眾之努力與理想之表現。專制的赤色國際，以及其他國際，對於美國勞工政策之確然的界限，均不得干預之。」汎美勞動同盟之真精神，於此可見一般矣。

工會之保守派幹部，不僅在東洋高唱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在拉丁亞美利加主張門羅主義，且在歐洲維持道威斯（The Dawes Plan）計畫及其他美國帝國主義之陰謀。A. F. L 對於歐洲勞工運動態度，即美國對歐政策之反映。故當歐洲大戰之後，威爾遜大總統擬藉國際聯盟之力，救濟全世界時，A. F. L 亦奉行此種思想，加入第二國際。其後威爾遜

由國際聯盟退出，A. F. L. 亦由第二國際退出。然美國政府，不久復改變態度，藉國際調停裁判及道威斯計畫等，積極的將全歐置於美國支配之下，於是 A. F. L. 幹部亦承認國際調停裁判，復行加入第二國際。A. F. L. 不但對於外交政策如此，即在內政上亦與美國帝國主義以種種之翊助。美國帝國主義之運命，大概仍存於商品廉價生產之可能性上，故與之競爭者俱無如之何，唯然，生產費之高低，實足以左右美國帝國主義之運命。A. F. L. 幹部對於此點，亦翊助資本家。最近 A. F. L. 大會，其議長宣稱：「資本家為侵略世界市場計，勞動能率之增進與工資之增加，不能不同時並行。」故就若輩之見解，資本家侵略世界市場結果，在勞動階級，有益無損。然若輩實不知勞動階級之利益，已全為資本家侵略世界之犧牲，而 A. F. L. 幹部，此等行動實已陷於帝國主義化矣。

2 急進派之興起 美國資本家之帝國主義政策，不但為保守派之 A. F. L. 所支持，即進步的勞工團體亦為之維護不遺餘力。此種形勢之下，共產黨乃漸漸勃興，與保守派之工會作急激之對抗。如一九二一年成立之勞工黨 (Workers' Party)，即係共產主義之勞

工團體，其領袖爲福司特（Wm. Foster），先以芝加哥一帶爲中心，現在伸張到紐約，波士頓一帶，黨員祇一萬餘人。又有少年勞工同盟（Young Workers' League），亦爲共產主義宣傳之有力者。又有農工黨（Farmer-Labor Party），其宗旨在打破工商業之獨占事業，使於公衆管理，保護並扶植農工之發展等。一切組織，風起潮湧，正未有艾也。

然美國勞動階級，對於生活上之不安，實足以惹起重大之騷擾。一星期平均美金二十五元之工資，其視逐日騰貴之物價，不敷之處，至爲明瞭。據「商業時報」所載，以一九一四年之生活費指數爲一〇〇，一九二四年則爲一四七，一九二五年爲一五九。卽素爲資本家辯護之經濟學者，亦稱美國工人之實質工資急激減少，勞動者生計之艱難，實不能爲之諱也。唯然，美國工人，最近已開始作大規模之運動。其最顯著者，卽爲一九二一年及一九二二年間之罷工運動。當時工人之失業者，達五百萬人，所有產業，俱發生罷工問題，此其抗爭之結果，卒得保持其生活之平線。二百萬以上之農民，因參加此種運動，羣集於都市之中，遂使社會情形，緊迫萬狀。厥後農業及工業上之險狀，雖一時挽回，勞工之待遇，亦略有改良，然產業

上之危機，仍不能盡去。故今日美國之工業，雖稱全盛時期，然未來變化，實未知所屆也。

## 第三章 法國

### 第一節 法國勞工運動與工團主義

法國爲工團主義(Syndicalism)之誕生地，工團主義之內容，與英國之職工聯合主義(Trade Unionism)適得其反。蓋職工聯合主義極其穩健，而工團主義則富於革命性故也。工團主義發生之原因，據聶斯特利普克(Nestripke)所述：

- 一、法國近代工業之發達，比之英國特遲。
  - 二、法國國民性與英國相反，缺少忍耐力與粘着性，易熱故亦易冷。
  - 三、社會主義的政治家或團體，頗與資產階級妥協，深與無產階級階以不快之印象。
- 然工團主義之內容，果何如乎？吾人於考察法國工會運動之活動以先，關於工團主義

之特徵，不能不略爲述及。

工團主義之思想，最初爲拍魯特厄（Pollouters）所倡道，然與之以理論之基礎者，不能不推索勒爾（Sorel）等。所謂工團主義，其尊崇實行，較理論尤重，對於「實行之哲學」，極端讚美。故雖無社會主義及其產主義之明確的理論，然否定一切政治運動，且以總同盟罷工爲階級鬭爭唯一無二之武器諸點，實爲工團主義最大之特色。關於撤廢工資制度及生產機關社會化各節，外觀雖與社會主義及其產主義之目的略同，然其國家觀念，深帶無政府主義色彩。故工團主義否定一切國家組織之結果，在未來之新社會，除工團（Syndicat）及其聯合體以外，不認有何等政治之團結。因此所謂「社會主義與工團主義，手段雖異，目的不殊」數語，雖爲少數人之持論，而實大誤。關於此點，沙爾維勒克（Charles Yvercoque）云：「謂工團主義與社會主義之目標相同，是乃謬之甚者。社會主義之目的，在使生產力社會化，工場、礦山、鐵路等，必使收歸社會或國民所有。且在社會主義的主張，工場、礦山、鐵路等，不僅歸屬於其中勞動之工人，更須歸屬於社會全體。然工團主義，則不能達到同樣之結論。」



工場、礦山、鐵路等。如欲使之與道路同樣的社會化，不能不認國家權力之存在，就現在論國家權力固屬代表有產階級者，即將來代表無產階級之國家權力，亦終有存在之必要。然在工團主義，並不認此種權力之存立。」工團主義之爲空想，其目的手段，任何地方，俱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不能一致之處，由以上之說明，概可瞭然。

此空想的工團主義之理論，在相當期間之內，曾爲法國勞工運動之指導精神。當時勞工團體之否認政治，讚美總同盟罷工等。凡爲法國工會之特色者，悉由工團主義之指導原理產生。法國之工會，在此種指導原理之下，果得如何之發展？此爲工會之歷史，亦即工團主義自身之發達史。茲以 C. G. T. (勞工總同盟 =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之歷史爲中心，試述其發達之過程如下。

C. G. T. 之未能包容一切工會，自毋容疑。多數欲維持地方獨立之工會，最初雖不欲參加，然 C. G. T. 漸次吸收，終能於法國贏得名實俱符之總工會地位。故以此爲中心而溯法國勞工運動之史跡，決非不當。

## 第二節 C. G. T 勞工總同盟之發達

法國工會得法律上之公認者，乃一八八四年事。蓋自法國大革命二年後一七八九一年，頒佈彼有名之「沙普列法」(Le Loi Chapeliers)以後，勞動階級之一切團結，均被禁止。更於一八一〇年，制定拿破崙法典，團結之自由，亦被制限，至一八六四年，始廢止拿破崙法典中關於團結之規定，更於二十年後之一八八四年，關於團結之取締規定，亦完全撤廢，工會運動之發展，於是乃順行無阻。但卽在此時，報告工會規約及理事姓名於當局，及官吏之否認團結權等限制，依然存在。

法國工會之萌芽，已於一八八四年以前所發達之共濟基金與抵抗基金中見之。共濟基金者，以救助會員爲目的，十八世紀以還，已有創設之者。抵抗基金，則爲對於保障勞動條件之防禦機關，十九世紀初年以來，到處設立。兩者多少均具工會之性質，尤以後者爲最。抵抗基金之組織，自一八六四年團結自由擴大之後，其大半已變爲近代之工會。此外尚有一

事，有助於近代工會之成立者，即一八六一年倫敦萬國博覽會時，法國以國家經費派往視察之勞工二百人，與英國勞動階級接觸之結果，痛感工會組織之必要，返國後，努力宣傳，致促成工會成立之機運是也。故一八八四年得法律公認之時，法國勞動階級團結之形勢，已相當成熟。得此公認之後，即於各地設立多數之工會，而全國的聯合之機運，亦次第促進。中間雖經一二次之挫折，然終於一八九四年得告成立。

一八九二年，十處之勞動交易所 (Bourse de Travail)，互相聯合，組織全國勞動交易所聯合會 (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s Bourses de Travail)。翌年，由此全國聯合會發起，召集全國工會大會，一八八六年所創設之全國工團聯合會 (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s Syndicats ouvriers) 亦參加之，於是總聯合之機運乃成。然一八九四年南特 (Nantes) 會議時，少數派又分離，投往革多派 (Guesde) 旗幟之下。於是多數派由各勞動交易所，及各工會聯合會，各舉委員三名，並由其他各已存在之職業協會，各舉委員一人，創立全國協議會 (Conseil nationale)。一八九五年，由全國協議會召集工會大會，與聯合會以 C. G. T.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之名稱，此爲 C. G. T 成立之始。工團主義之主張，如工人之解放，政治之否定，以及總同盟罷工等等標語，遂揭櫫於世。故 C. G. T 之歷史，同時卽爲工團主義之歷史，而在世界大戰勃發以前，實爲澈底的政治中立與總同盟罷工之歷史。

政治的中立，原因對於國家與政治絕對不信任而起。傳統的工團主義者，尊如聖書之「亞綿憲章」(Charte d'Amiens)，關於此點，已確所謂認 C. G. T 規約第二條之結論，卽「C. G. T 決議凡已自覺爲撤廢工資制度而鬪爭之工人，須立於一切政派之外」此外 C. G. T 爲加入同盟各工會所作成之標準規約中，規定「工會於集會時，須迴避一切之政論，工會不得隸屬於任何政治團體，且不得參加任何政治的集會。」直至世界大戰以前，此種精神，尙遵守無違也。

總同盟罷工，爲工團主義之中心思想與唯一的武器。工團主義者，始終拒絕妥協，彼等藉總同盟罷工之利器，以威脅資本家。彼等以同盟罷工爲最上之革命訓練，尤深信惟藉總

同盟罷工，始可惹起革命。職是之故，彼等極度重視同盟罷工，常傾全力於此。故 C. G. T. 之歷史，實際上可謂爲同盟罷工之歷史。工人對於資本家之勇敢而具大規模之挑戰，其視任何國家之勞工運動，俱不下之。一九一〇年之鐵路職員大罷工，頗使政府爲之不安。一九一二年及一九一三年，礦夫迭行大規模之罷工。一九一三年火夫及水夫之大同盟罷工，至令政府調兵遣將，以鎮壓之。此外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以反對戰爭危險之意義，決行總同盟罷工，參加人員達四百五十萬。是年大會時，公然決議，謂：「帝國主義戰爭勃發之時，吾輩工人，不宜應其召集，且須團結以當公敵之資本家。」然迨戰爭勃發，已無一人倡言『藉總同盟罷工，反對戰爭』。反之「舉國一致」與「社會愛國主義」數字，已成工會幹部之信仰。而吾人「爲正義而戰」，爲人道而戰」種種之口號，無形之中，忽已支配全民衆矣。故在戰時，迄無何等重大紛爭，然戰爭既終，物價暴騰，工人窮迫之狀，靡所底止，革命的風雲，瀰漫全歐，使資本家驚心動魄之同盟罷工，復不旋踵而迭起矣。

一九二〇年二月及五月，鐵路職員實行罷工。其始因拒絕增加工資要求，及開除一職

員之故，遂使巴黎鐵路職員，首先發難。後因政府處置失宜，形勢愈急，而罷工性質，亦生變化。二月十八日鐵路職員，遂宣言總同盟罷工。三十八萬之職員中，二十二萬，已完全入於罷工狀態，政府於此，狼狽周章，直至交通工人決行總罷工之前一日，始積極讓步。此險惡之風雲，雖消弭於一時，然政府對於解決條件，迄不履行，延至五月，鐵路職員總罷工風潮復發，政府於此，遂欲破壞工會聯合體之C. G. T. 以絕禍根，命司法總長，以明令解散C. G. T. 是年秋季，C. G. T. 遂被解散，少數幹部，亦受處分。其解散理由，則謂C. G. T. 之行爲，超乎工會目的以外，認爲不合理云云。此第二次之總同盟罷工，終歸失敗，而數千之解職者及囚人，遂永爲歷史上之犧牲者矣。茲將世界大戰以前法國工會發展之狀況，列表如下：

年	次	工	會	數	會	員	數
一八九〇年				一、〇〇六		一三九、六九二	
一八九五年				二、一六三		四一九、七八一	

一九〇〇年	二、六八五	四九一、六四七
一九〇五年	四、六二五	七八一、三四四
一九一〇年	五、二六〇	九七七、三五〇
一九一二年	五、二一七	一、〇六四、四一三

### 第三節 C. G. T. 之分裂

C. G. T 雖始終一貫，以工團主義為指導原理，發展而來。然其內部，最初即有革命主義者與改良主義者之分。故創立未久，即因種種問題，屢起紛爭。大戰以前，革命派當占多數，即一九〇四年布爾給 (Bourgeois) 大會，及一九〇八年馬賽 (Marseilles) 大會時，革命派仍占多數。尤以馬賽大會，通過決定對於國際戰爭態度之重大決議為最著。此種大會中，反軍國主義，及反愛國主義之決議，以六八一票對四二一票多數通過，實值世人之注目。因此種

決議，終隨大戰之勃發，而爲大多數會員所遺忘，社會愛國的及改良主義的思想，一朝之間，遂至支配會員之大多數。

反軍國主義運動，及法國勞工運動特徵之一，前已言之。所謂「對於帝國主義戰爭，以總同盟罷工應付之」之語，卽彼等年來之主張。然一九一四年八月，帝國主義之戰爭開始，C. G. T.之幹部，對於反軍國主義及階級鬪爭皆已擱置，早與資產階級政府同心戮力，以奔走國事。由 C. G. T.忠實代表之工團主義，此時在精神上已歸滅亡，工會內部之形勢，亦因之大變。多數派與少數派，革命派與改良派之地位，遂完全倒置。愛國主義者，一時深獲大眾之附和，以無產階級之犧牲，續行亘古未有之大帝國主義戰爭，此殆歐洲各國當日之共通現象也。雖云如是，然 C. G. T.內之革命的要素，并非根本失去。不久由 C. G. T.內部之金屬工協幹會麥烈悶 (Merheim) 領導，發生少數革命分子之工團主義擁護運動。然此少數派運動，並非由工團主義舊有之傳統，變而採取新政策，及新行動之運動，乃於理論上及精神上，始終欲規復傳統有革命的工團主義，要之不外爲單純之工團主義擁護運動而已。



自大戰勃發以來，至一九一八年七月，始開最初之大會於巴黎。此次大會時，少數派之勢力尙形微弱，對於幹部派（多數派）之九九八票，僅得二五〇票。然是時戰爭漸近終結，戰爭之帝國主義的性質漸爲分曉，從而勞動階級之不平亦逐日增加，少數派之勢力，遂漸恢復。少數派運動，其勢力次第擴大，迨彼等在C. G. T. 內部成爲事實上之多數派時，少數派運動自身之性質，乃又發生非常之變化。

如前所述，C. G. T. 內部之少數派，雖猛烈反對傾向愛國主義，改良主義，階級協調主義之幹部，然其指導精神，終未出工團主義傳統之一步。規復傳統之革命工團主義，是爲少數派運動之精神。此少數派運動，隨量的發展，同時質亦變更。促成此種變化，其原因有二：

第一，歐洲之資本主義，自世界大戰始，急遽逼近衰落之趨勢，結果新社會之組織，遂爲無產階級當面之大問題。從而對於空想的工團主義，有加以修正之必要，質言之，卽對於綱領本身，有加以訂正之必要的問題，乃應此種新形式而起。

第二，蘇俄革命成功，創建歷史上無可比類之最初無產階級的國家，當此等嚴重的事

實之前，革命的工團主義，欲爲真正之革命運動，無論如何，有依蘇俄革命之經驗與教訓，重建其綱領與政策之必要。

此種形勢之下，少數派運動，漸帶共產主義的色彩。故最初領導少數派運動之正統派工團主義者如麥烈悶等，不知不識之間，已失其領導力，其他共產主義者乃至共產主義的工團主義者，遂代麥烈悶等而爲少數派運動之急先鋒。少數派運動，於此漸次失去最初之意義與目的，向新運動而發展。然再陷 C. G. T 於分裂之有力的動機，則又不得不謂爲赤色勞工國際之出現。

最初集中於共產黨「國際」旗幟之下之各國左派分子，始終主張工會之統一，反對阿姆斯特丹派之分裂政策。厥後阿姆斯特丹派正式與國際聯盟相提攜，對蘇俄革命取敵對之態度。一九二〇年，各工會運動之左派分子，乃由阿姆斯特丹分離，另組「赤色勞工國際」(L' Internationale Syndicale Rouge)置本部於莫斯科。於是深信參加國際爲義務之 C. G. T 內部，對於莫斯科與阿姆斯特丹之取舍從違，遂成問題。一九一八年之巴黎大會，多

數派與少數派之爭論，大概以戰時幹部之政策問題爲中心。一九一九年之里昂（Lyons）大會，對於莫斯科與阿姆斯特丹之去取，始成問題。次年奧爾良（Orléans）大會，赤色勞工國際參加問題，乃成議論之中心。

少數派於量於質，均着着發展。於是彼等乘一九二〇年奧爾良大會之機會，於C. G. T. 內部組織革命的工團主義委員會（Comité Syndicaliste Révolutionnaire，略稱C. S. R. 以下做此），努力左派分子之團結，一面與保守的幹部改良主義政策相鬭爭，一面復努力促進參加赤色工會國際。奧爾良大會之後，C. G. T. 所屬之有力工會，相次加入C. S. R. 幹部派大爲狼狽，是年十一月，召集全國委員會（中央委員會）之結果，決議「凡加入C. S. R. 之工會，實爲紊亂勞工運動之統一，破壞C. G. T. 之統治，故工會聯合體，宜將此種工會除名。」同時以此種決議向各工會聯合體分途通告。此次決議之未能完全實行，固不待言，然因此使兩者之紛爭愈趨激烈。同時少數派之主張，在工會大衆之間，愈占優勢，若聽其自然，現在之幹部，早晚必陷於不得不將指導權移交於少數派之悲境。因此幹部決定將大會提前於

七月，以圖挽救，蓋分裂愈早，則於彼等愈爲有利故也。此所以有里爾（Lille）大會，而分裂計畫，遂爲既定之事實矣。

一九二一年七月，里爾大會開會，少數派暫時保留即時加入赤色勞工國際之議，提出：

一、退出阿姆斯特丹國際。

二、加入赤色勞工國際。

兩案，謂此舉未必違反「亞綿憲章」之精神，然終以一五七二票對一三二七票，僅以二四五票之差，歸於失敗。然左派之勝利，乃時間問題，次期大會時，多數派與少數派之易位，殆無疑義。職是之故，幹部派（多數派）益形焦灼，彼等知事不可緩，乃於是年九月中央委員會中，將加入 C. S. R. 之工會，悉行開除。C. S. R. 於此，乃以次述之三種目的而活動：

一、爲防止 C. G. T 分裂，試作最後之努力。

二、取消工會會員之除名處分。

三、爲對抗資本家起見，當圖勞動者之一致團結。

是年十二月，召集全國左派大會於巴黎。派遣代表者，計一千五百六十四工會。吾人於此，有不能不注意者，即里爾大會時，屬於多數派之工會，為一千五百七十二處是也。此次左派大會中，決議：

一、中央委員會撤回除名之決議。

二、一九二二年以防止分裂為目的，早速召集臨時大會。

C. S. R. 持此案向 C. G. T. 幹部交涉，結果全被拒絕。左派於此，乃組織臨時委員會，與舊幹部派對峙。C. G. T. 事實上分為二派，左派之新 C. G. T.，遂告成立。所謂 C. G. T. U（統一勞工總同盟 =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Unitaire）者，即此是也。

C. G. T. U 第一次大會，一九二二年六月，在聖伊坦努舉行，參加大會之團體，為地方之七十一同盟，及產業或職業類別之四十四聯合會，列席者為三十五萬會員之代表三百三十三人。於是依 C. G. T. 舊幹部之希望，正式分裂。C. G. T. U 雖熱望統一，然大勢至此，代表左派之 C. G. T. U 與糾奧（Jouhaux）領導之 C. G. T.，不得已而對立。自是之後，C. G. T. U 終不

忘兩派合同及聯合戰線之運動，每有機會，輒便提及，然俱爲右派幹部所拒絕。厥後法國經濟的危機，日趨迫切，勞動階級之生活條件，漸次低下，因此 C. G. T. U 復向 C. G. T. 提出統一之提議，并希望於一九二五年九月以內，開 C. G. T. U 與 C. G. T. 聯合大會，解決一切。C. G. T. 對於 C. G. T. U 之統一提議，在一九二五年八月常年大會時，僉謂統一運動，乃共產主義者之陰謀，並決議通令所屬各工會，謂對於 C. G. T. U 之統一會議提案，不得單獨交涉。C. G. T. 改良主義的幹部之此種主張，極爲資本家階級所歡迎。C. G. T. U 至此，始知右派幹部，絕無統一誠意，而自上至下之統一運動，終屬無效。故自此一變其原有之方針，作自下達上之運動，以期統一之實現，聯合戰線之鞏固，至今猶持此種方針，作活潑之活動也。

## 第四章 俄國

### 第一節 發生期之勞工運動

勞動階級因自身生計之低下，對於社會組織及生產關係，起反抗之心。又因近代大工

業之發達，同時勞動階級之反抗的表現，更成永續的組織。勞動者欲藉自身之能力，改善自己之境地，故以對抗資本階級爲唯一無二之方針。此世界各國之共通事實也。而其發展之過程，則又因各國之特殊情形而各有不同。

舊俄帝國之專制政府，其對於勞工運動之壓迫，蓋特甚於各國。一八七四年，嘗特定嚴酷之條例，謂：「在僱主與工人之間，惹起糾紛，或煽動同盟罷工者，除剝奪公權，沒收財產，徵役八月以外，尚須流往西比利亞。」故俄國勞工界，雖於一八七八年始，創立「北俄工會」之勞工團體，然以當時情勢，除取祕密結社之方法外，不能正式成立團體，故此種祕密結社之蛻化爲政治團體，實勢使然也。

民衆生活，在平時卽已困苦不堪。加以一八九一年之大饑饉與繼續的商業恐慌，遂使無產階級，陷於目不忍睹之窘况。因此罷工頻發，舉國騷然。政府爲取締此種勞工運動計，更附加刑法條文，認同盟罷工爲刑法上之犯罪。此種暴舉，在當時之歐洲各國，固非僅見之事。然俄國勞動階級處此窮境，其挺而走險，固亦意料中事。故雖嚴刑峻罰，亦莫能爲禁。一八九

四年，華沙（Warsaw）之猶太工人，組織數種職業之聯盟，貯蓄罷工基金，更於明斯克（Minsk）組織與政府法律相抵觸之工會四所，參加工人，達八百七十人。維爾納（Vilna）地方，參加此種工會者，亦有八百五十人，設罷工基金者，計十二處。俄政府賭勞動階級勢力日漸膨脹，於是變易策畧。一八九七年，制定所謂「勞動法」，一面與工人以保護之具文，同時更頒閣令，令各警察機關，對於以罷工爲目的之工人集會，須絕對禁止，並搜索其首謀者，不問罪之有無，得任意逮捕。勞工運動之厄運，誠非言語所可形容者也。

此種壓迫狀態之下，工會與政黨之結合，乃自然之結果。一八九八年，中俄、西俄、及波蘭之一切違法工會與罷工團體，遂結合而組織社會民主黨。政府此時，有見於工會與政黨結合反抗俄皇之形勢，乃亦計畫組織工會以抗之。一般工人，遂離開政治問題，僅以經濟利益爲前提矣。未幾團結於工會之工人，由團體之教導促其自覺，因經濟鬭爭之結果，而提醒其階級意識，勞工運動之形勢，爲之一變。政府受此打擊，遂將官選幹部，全體免職，然利用工會之心，並不因此稍戢，故對於工會之所謂善導政策以起。由當時內務大臣彼得保（Peters）



burg) 大教主安多紐 (Antonius) 協議之結果，擬開勞工大會，鼓吹國家主義，首任加逢 (Galboon) 僧正爲彼得堡市工會會長。彼得堡工會，由十一產業部門組織而成，加逢統率之，謂實行所勞工運動之善導政策。不圖又惹起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血之禮拜日」之大慘劇。

而自一八九五年以至一九〇四年之間，罷工風潮交迭來，其最烈者，一年之中，罷工職業之數，至五百五十之多，參加人員達八萬六千八百三十二人。雖有嚴刑峻罰之鎮壓，與利用工會之善導政策，終不能消滅勞工運動之精神。當時政府亦知其然，復施行社會政策，新頒所謂工人保護法，謂工人若因職務中之災害，至不能勞動時，雇主每年，有與以中級工資三分之二的恤金之義務，若災害僅及於一部，雇主亦有按受傷之輕重，每年與以恩恤之義務。此法一時雖受人稱道，然法中並無強制執行之罰則，雇主視若具文，故勞動階級實際所受利益仍甚少。

一九〇三年及一九〇四年，南俄地方，總同盟罷工發生，基甫 (Kiev)、敖得薩 (Odessa)、

巴庫 (Baku) 等處，均捲入旋渦之中。自是之罷工運動，政治色彩甚濃。一九〇三年，因社會民主黨之影響，遂使政府所組織之工會失其地位。從此勞工問題之經濟運動，一變而為政治運動。一九〇五年之革命形勢，於茲已漸釀成矣。當時彼得堡成立之「彼得堡工場職工會」，擁衆十有餘萬，屬於此工會之工人數名，忽因故被工場主解職，工會以要求復職爲由，遂着手運動，中途工會運動之目的，忽生變更，關於經濟的問題，如八時間勞動，最低工資之確立，時間外勞動之廢止，及工場委員會之承認等要求，先後提出，爲貫徹此等主張，更一變而爲政治運動。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因向俄皇請願，於是組織大隊之工人，更參以婦女兒童，持教會之旗幟與俄皇之肖像，向皇宮進發。於是而釀成所謂「血之禮拜日」之浩劫。工人婦女兒童，死於非命者，五百餘人，傷者三千餘人，於是羣情憤激，達於極度。自此以後，罷工運動頻發，數月之間，罷工工人，達五十萬，總計一九〇五年之罷工人數，竟至二百八十六萬三千一百人之多。勞工運動及工會組織正達高潮，會日俄戰爭之敗報適至，因此人心愈形動搖，騷擾亦漸次擴大。工會祕密會議，協商運動方法，經濟運動遂蛻化而爲政治運動，結

果乃有一九〇五年革命之發生。

## 第二節 一九〇五年之革命與工會

俄國近代工會之歷史，與一九〇五年之革命以俱始，由革命漩渦中產生之工會，其組織之形態與會員之類別，一時雖未能統一，然由歷年運動之經驗，皆感全國工會有結合之必要，乃於一九〇五年十月，在莫斯科開第一次工會會議，組織問題，亦曾論及。並以促進工會運動，及正式召集全俄工會大會之準備爲目的，遂設中央事務局於莫斯科。然革命不久失敗，全俄大會，終於不能召集，因此易其原定之方針，定於一九〇六年，開第二次會議於莫斯科。此爲他日俄國工會全國組織之胚胎，然在當時，尙無可紀之成績也。

一九〇五年十月，莫斯科印刷工人，及全國鐵路職員，同時崛起，舉行大同盟罷工及大示威運動，其要求爲全國的，且含有政治的性質。俄皇深懼情勢擴大，不可收拾，爲緩和此種形勢計，遂頒佈所謂十月詔勅，許民衆以集會、結社、言論之自由，且宣言創設國會。此雖爲對

於民衆之一種懷柔手段，然工會因此不受何等法律的妨害，而得自由擴張於全國。是年十月，彼得堡創立工人自身組織之蘇維埃(Soviet)首來參加者，爲從事於四十二大工業之三大工會委員，閱數星期，服務於百四十七工場，三十四手職工場之十大工會代表五百六十二人，均出席於蘇維埃，頗極一時之盛。十二月，莫斯科發生武裝叛亂，卒因政府以武力彈壓，而失敗。其後革命之怒濤爲之鎮靜，俄皇之專制政府，復橫行一時。然工人組織工會之熱情，並未稍怯。一九〇六年春季，失業者突增，蘇維埃組織復活之說以起。專制政府，鑑於前此之覆轍，爲防事於未然計，乃於一九〇六年三月，制定結社法，規定除以提高會員之生活改良勞動條件，增加生產力等爲目的之工會，得於一種產業內設立之外，其他數種工會之聯合，及鐵路職員與其他之工會，均在不許之列，關於罷工資金及祕密結社等，更嚴格禁止。一九〇六年五月三十日所設立之彼得堡工會，不兩月，即被解散。政府壓迫雖甚，然有之組織勞動者仍非常增加，其數殆達二十萬人。一九〇七年初，第一次全國工會會議，出席工會六百五十二處，參加人員達二十四萬五千五百五十人。全國總聯合之計畫，於茲以起，卒以政

府之鎮壓，終未實現。自是工會事務所常被搜索，工會罷工之應援悉被禁止，工會基金多被沒收，工會幹部時被逮捕，甚至流往西北利亞邊野。一九〇七年，解散工會百零四處，其解散理由，不曰工會食堂發現社會主義之文書，即曰工會藉新聞雜誌攻擊雇主，或謂工會以外者干預工會事務，或謂工會應援罷工，或謂工會幹部為政治宣傳等。然勞動階級為工會之存在及自身之利益計，雖任受如何壓迫，而階級鬪爭之精神，仍橫溢於全俄各地。

惟經此次之壓抑，為形式上之勞工運動一時亦漸歸沉寂。一九〇八年，工會之數三百，會員約十三萬。一九一〇年，工會數減為二百，會員共三萬七千。一九一一年，工會之存在者僅六十三處，會員惟一萬五千而已。

一九一一年以後，產業上略呈生氣，勞工運動復稍為發展。一九一二年，同盟罷工漸起，是年年終，工會恢復至八十八處，翌年年末，工會乃增至百十八，會員則增為四萬乃至四萬五千。茲將一九〇五年以後之罷工件數及參加人員，茲列舉如次，俄國勞工運動盛衰之況，於此可以知之。

年	次	罷工	數	參加	人數
一九〇五年			一三、九九五		二、八六三、一〇〇
一九〇六年			六、一一四		一、一〇八、四〇〇
一九〇七年			三、五七三		七〇〇、一〇〇
一九〇八年			八九二		一七六、一〇〇
一九〇九年			三四〇		六四、二〇〇
一九一〇年			二二二		四六、六〇〇
一九一一年			四六六		一〇五、一〇〇
一九一二年			二、〇三二		七二四、五〇〇

至一九一三年，參加同盟罷工人員增至百五十萬，一九一四年，仍達二百萬以上一九

○五年之革命狀態，一時大有重現之概。

### 第三節 三月革命與工會

勞工運動風雲險惡之中，會俄國亦參加歐洲大戰，勞動階級受愛國主義之暗示，勞工運動，遂復歸沉寂。然因戰爭延長，物價騰貴，生計維艱，人民雖甚愛國，而不堪饑餓，勞工運動又趨激烈，然當時之工會，祇以祕密結社而外，不能維繫其生命，會員二千餘人之工會，公然存在者不過三處，故第二次革命以前，實無何等工會之組織。於是俄國勞工階級，在全國各都市中，實行武裝巷戰，其結果卒將專制政府推翻。於是組織勞工及兵士委員會（Soviet——蘇維埃）指導革命，同時到處組織工會，團結勞動階級勢力。三月十五日，俄皇被逐，莫斯科當由二十二工會代表組織工會評議會，同時彼得堡亦組織工會評議會以應之，最初工會聯絡統一機關之中央事務局，於此始告成立。

工會成立伊始，組織多不完備，故評議會與工會協同，或代工會行動之必要。一九一

四年四月十六日，八十二處勞兵委員會，開第一次會議於彼得堡，此次會議，通過關於經濟政策問題之決議，雖云不少，然當時少數派（Menshevik）之色彩尚甚濃厚，勞動階級，尙未佔優勢。根據此次會議訓令，四月十七日，設組織委員會。六月二十日，開第三次全國工會會議於彼得堡。全俄勞工運動之基礎，至此始定。第三次全國工會會議，爲俄國有史以來廣集各地勞工團體代表之創舉。列席此次會議者，除有投票權之代表二百二十人外，另有顧問資格之出席者二十七人，此均網羅會員百四十七萬五千二百四十九人之九百六十七工會及五十一中央事務局所選派者。此次會議之中，少數派仍佔有優勢，故如工人管理產業之過激的革命之議案，均被否決。因少數派欲與資產階級之進步分子提攜，故反對多數派（Bolshevik）之主張。然於確認產業分類之工會組織及民主的集中之原則，令工場委員會隸屬於工會使兩者統一，設全俄中央委員會確立工會運動之全國的機關諸點，此次之會議，在俄國工會運動上，實爲非常重要之會合。至實行此等決議案之實際方策，雖未見何等具體的決定，然其指示根本方針之處，亦不能不認爲有深遠之意義也。



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因打倒專制君主之共同目標。雖云作一時之結合。然專制政府既倒，各階級自身利害之衝突以起，因此兩者之間，更開始劇烈之鬭爭，此乃歷史之必然性使然，有產階級雖於政治上表示讓步，而尤同意於民主的選舉權及一切自由之宣言，然於彼等經濟上之特權，則絲毫不能相讓。勞工階級之要求，其始為八時間制之實施，及工資增加等部分的要求，在此等範圍之內，勞工階級，着着成功。在雇主方面，對於此等要求，最初雖不得已而讓步，然不久即以解職之手段相抗，更進而閉鎖工場，欲藉工業之解體以與勞動階級抗，勞動階級，則對於此等部分的要求，早已不能滿足其慾望，矧並此而不與耶。職是之故，鬭爭之形勢日烈，工人為對抗資本家停止生產之逆襲的策略，乃不得不嚴妨資本家隱匿工場之財產或運往工場以外之地方。由消極的財產管理，更進而為積極的生產管理，終乃掌握產業。於是減少時間及增加工資之鬭爭，終不得不變為資本家與勞動者執握工場支配權之鬭爭。然支配工場之先，首須獲得國家權力，故部分的經濟鬭爭，更一變而為政治的鬭爭，部分的經濟要求，結局變為國家權力之要求。

一九一七年七月三日，彼得堡叛亂勃發，七月十六日，即歸慘敗。自八月以至十一月，劇烈之經濟鬭爭無已，聯立臨時政府欲使資本家與工人和解亦不成，勞動階級益激烈，工會運動，遂脫離少數派及社會革命黨之指導，趨於多數派指揮之下。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開彼得堡全俄民主大會時，代表一百九十萬工人出席之工會方面代表一百七十八人中，十分之九均反對聯立政府，而此一百七十八人中，屬於多數派者，凡七十八人，於是遂有十一月革命。

#### 第四節 十一月革命與工會

十一月革命，初意並非欲從資本家手中，沒收其一切工場，然革命實現之結果，工場主與工人之關係，適與革命前相反。工人向工會提出之要求，若得工會之採納，國家即實施之。工場主如不奉命，昔日資本家用以裁制工人之監獄，不難一變而為制裁工場主之機關。故舉過去資本家用以壓迫工人之種種手段，今則一變而用為壓迫資本家之利器。工會制定

之工資率，由政府以法律之形式公佈。不遵工會命令之雇主，以違反勞動法規論罪。如抗不服從，一意孤行者，國家即沒收其產業。故十一月革命，政治上之權力，完全歸於勞動階級之手，同時經濟上之實力，亦為勞工階級所掌握，工會之權力與職責，洵非昔日可比矣。

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至十四日，開第一次全俄工會大會於彼得堡，時距十一月革命僅兩閱月，出席大會委員，為全國的工會十九、與工會省評議會二十，及四十八工會地方評議會所屬勞動者二百五十萬人之代表四百十六人。大會決議認十一月革命為無產階級之革命，工會誓以全力擁護社會主義蘇維埃政府。並決議工會注全力於全國之管理與編制，以圖着手恢復破壞荒廢之國力。且認工會必須化為社會主義的政府之機關，服務於某產業之人員俱有加入之義務，更聲明工會固有參加一切國家機關之必要。然以工會現在之發達程度，及不完全之現在國家組織，直將工會合併於國家機關，或獨斷的將國家之職責移歸工會之手，實為大誤。并云工會與國家機關之完全合併，乃兩者密接融合作用必然之結果，工會對於工人大眾，既與以管理國家機關及一切行政機關的訓練，工會自必與國

家機關合併，此次大會，解決政治上之重大問題，雖云不少。然於經濟問題，惟承第三次會議之後，確立產業類別的工會主義之原則，且使工會組織與行動統一集中之原則，更爲具體化而已。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六日至二十日，第二次全俄工會大會，開會於莫斯科，當時反動勢力之所謂白衛軍，得國際帝國主義者之暗中援助，橫行於邊境。故烏克蘭（Ukraine）、西比利亞、高加索（Caucasus）諸地委員，均爲白軍所阻，不克出席。然出席委員，仍有三百五十萬會員之代表七百四十八人，以都市計算，第一次大會出席之都市爲四十八處，此次則增加至八十二處矣。第二次大會，對於第一次大會，理論上及原則上所決定國家與工會之關係，根據其後一年之經驗，與工會以決定的組織及形態。更闡明產業的工會之意義，決定產業類別工會之條件。

- 一、對於某種產業之一切工人及使用人，不論其職務如何，須使之共同團結。
- 二、須有中央之基金。

三、須設立根據民主的集中原則之管理機關。

四、由單一中央機關，決定屬於其產業各種勞動之工資率與勞動條件。

五、工會自上至下，須有一貫而且同一之組織。

六、工會之支部，惟負技術上之補助的職分。

七、對外由單一中央機關，代表屬於其產業之工會工人及使用人全體之利害。

八、雖非從事直接生產，而幫助生產者之人員或一時的勞動者，均須隸屬於其產業之工會。

以上八條俱備之工會，始認為大會之產業類別的工會。準此原則，無論何種產業，惟有獨一之全國產業類別之工會，同時一工場之內，只能設工會一個。譬之金屬工場，凡在其工場服務之人員，不問其為熟練工、不熟練工、木工、事務員、或專門技師，均須加入同一之金屬工會。又如服務紡紗工場之機械工人，不得另立金屬工會或加入其他金屬工會，而須為紡織工會員。此種結果，工會組織之集中，自不待言。英國之全國的工會，為數二百，法國八十，即

在組織最集中之德國，亦達四十八處之多。蘇俄經此第二次大會整理之結果，全國工會僅三十二處，然第三次大會之後，更集中爲二十三處矣。

一九二〇年四月六日至十三日，開第三次全俄工會大會，是時赤軍正擊敗反革命之白軍，故邊境地方，亦有多數工會參加。列席者爲五百二十萬會員之代表者千六百五十九人，此次大會，爲代表蘇俄共和國最初之大會。

白軍勢力消滅之後，蘇俄革命鬪爭之重心，乃由軍事而移於經濟問題之上。故增加生產一節，遂爲一切問題之中心。有主張由國家機關，即時收回生產管理之職責，移交工會手中者，有主張工會與國家機關必須合併者，有謂現在工會之組織與工人之經驗，尙不能直接管理產業者。且現在勞工階級之國家尙不完全，工場管理者，易犯種種之謬誤，且有墮於官僚化之危險，故工會對於此等問題，必須努力奮鬥，唯然，國家機關與工會，須分別存立，互相協力，互相補助。以上三種主張，爲當時爭論之中心。

#### 第五節 新經濟政策與工會

一九二一年，新經濟政策實行，同時工會與國家機關分立之見解，亦被採用。是年五月第四次大會，仍認勞動階級之經濟的利益，有擁護之必要。十二月全俄工會中央委員會所決定之綱領，對於此種問題，曾明白解釋。

綱領中有云：「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工會運動之目標，在破壞政府之機關，與打倒階級的政府，此乃顯明之事實。然在過渡期間之無產階級國家如蘇俄者，勞動階級一切鬪爭之目的，不外鞏固無產階級之實力，此種抗爭，惟當對於政府之官僚化而鬪爭，對於政府之過失與優柔而鬪爭，為欲避免以資本家蟠據政府而鬪爭。故無論為共產黨，為蘇維埃政府，為工會，在無產階級國家，用同盟罷工為鬪爭之武器一節，大概在無產階級政府官僚化，或其制度尚殘留昔日資本主義遺物之時而起，且惟此種地方始能容認，即不然，亦必因工人之政治的發達尚不充分，及教養之遲緩而起。此乃不可忽略之處，且必明白告知工人者也。職是之故，某勞工團體所屬之工人與勞動者政府之機關或其事業之間，若生傾軋或衝突，務必迅速穩妥解決之，且對於當事的勞動者，宜與以最大限度之利益，此即工會之任務。但

常事的勞動者之利益，不得與其他勞動者以不利，且必以無害勞動者政府及其經濟上之經營爲限。工會應佈置周密，堅忍不拔，爲政府之協助者。而在此政府中，由勞動階級中階級的自覺之前導分子，指揮政治上及經濟上之一切行動。工會爲學習社會主義的工業經營管理之學校，亦即勞動者大衆之學校，進而言之，必爲從事勞動之一切民衆之學校。共產黨與蘇維埃機關及工會內之一切革命分子，對於工會中小資產階級之影響與趨勢之智力的鬭爭，更宜加倍注意。新經濟政策實施之結果，多少不免助長資本主義，故更有充分注意之必要……」

根據此種決議，工會政策大爲變更，從來工會直接干預工場管理，自是之後，僅派代表參加國家機關，經此機關而行統治而已。工會經費，向受國家補助，第四次大會以後，工會財政，均使之獨立，工會遂依會員之會費以自活。此外工資政策方面，廢止支給物品，規復貨幣工資，關於勞動條件，採團體契約之原則。工會之內部組織，亦應此新形勢而變易。勞動者之加入工會，根據第二次大會決議，原採強制主義，然全俄工會中央委員會，決改強制爲任意。



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根據新定之任意政策，決然着手改組，結果主要工業地方，殆無若何增減，就中知識勞動者，雖稍為減少，然就全體而論，舊會員百分之九七·三，當即加入新工會，因事缺席者百分之〇·九，未加入者僅百分之一·八而已，然此種減少，特一時的現象。一九二二年十月一日，會員人數為四百五十四萬六千，一九二五年四月一日，已增至六百九十五萬二百人矣。

鬭爭之形態雖變，然蘇俄聯邦之工會，今猶繼續階級鬭爭。確立無產階級獨裁之第一段任務雖告完成，然於生產力極度破壞之餘，欲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不能不謂為極困難之任務也。

## 第五章 德國

### 第一節 發生期之勞工運動

1 序論 嚴格而論，德國之勞工團體，帶有近代意義之發展者，大概始於一八七〇年前後。工會之起源若求之於學徒聯合會，或可溯流以至十四世紀之初葉。此種學徒聯合會，在龐大之神聖羅馬帝國崩壞後，德國諸都市中，隨地俱可見其發達。不僅從事於同一職業之縱斷的工會爲然，即連貫數種職業之橫斷的工會，當時亦已存在，雖有禁止結社法爲之桎梏，與國家警察之鎮壓，然仍遺下許多值得紀載之戰跡。惟此等工會，從近世工會運動之發展上觀察之，並無何等重要性質可言，不寧惟是，學徒聯合會之遺骸及其精神，有時且爲新運動發展上之阻礙。

此外一八四八年，全國印刷職工工會（Nationales Buchdruckerverein），及受德國共產黨思想影響之工人親交會（Arbeiter verbrüderung）等中央團體，亦成立。當時工會主張之中，已能發現許多新工會運動之萌芽形態。但以此遂謂德國近世工會運動，已有典型的發達，尙屬難能。因付工會組織之目的，仍爲漠然，在其主張上，近世思想之中，復雜有舊式基爾特的見解。一八四八年，次法國之後而勃發之革命，爲自由主義的有產階級對於

專制君主制之革命。此種革命，受民衆之協助，一時雖告成功，然因有產階級深恐無產大衆覺醒與勢力增大之必然的結果，對於所有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運動之萌芽，仍竭力妨止之。

然在一八五〇年時代，德國之資本主義，已有急速之進展。無產階級運動，經此種顯著的經濟發達之後，乃獲基本之根據。蓋商工業之發達，已促進自由主義勢力之伸張，資本家多年藉以自利之禁止結社法，在無產階級中不可避免之覺醒與團結之前，遂不能不實行廢止。故一八六一年，當時最進步之工業地方薩克森（Saxony），首先廢止禁止結社法，自一八六七年以至一八六九年，以普魯士爲始，所有德國諸聯邦，對於禁止結社法，或全部廢止，或加以改革。於是全德國發達之近代的勞工會，始集中於一定中心團體之下，作活潑之發展。

2 社會主義鎮壓法施行前之發達 批評德國勞工運動第一階段之際，所宜注意者，即有近代性質之組織，未能建設於同一或類似的種類統一之上是也。蓋在當時，前此有力

之同業的工匠協會，尙保其之遺骸，最初之工會，組織雖異，然實質上仍不脫以前之色彩故也。此等工會之成立，其與當時存在之政黨，俱有直接之關係。尤其是自由工會（Die freie Gewerkschaften），此等工會大半由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之指導者所創立。即彼與政黨無關，全然獨立成立之印刷工同盟（Buchdruckerverband），亦不能謂完全未受政黨影響。一八七三年在柏林舉行之總會席上，印刷工同盟之會長謂：「吾人公式上雖未隸屬於何政黨，然精神上則隸屬於社會民主黨」，徵之此種宣言，其不免受政黨影響之事實，甚為瞭然。然以此種關係，遽謂工會為社會民主主義的團體，亦屬大誤。一八七三年，社會民主主義勞動黨挨塞那哈派（Eisenacher）之機關報「民族國家（Der Volksstaat）」謂工會與政黨為同列，且云：「不可視工會為純粹的保守組織或政治運動之後盾。」要之德國工會運動，常發達於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直接間接影響之下，是為不能否定之事實。故吾人於此當先循社會主義政黨拉塞爾派（Lassalleaner）與挨塞那哈派發達之過程，以考察德國工會運動之發達。

在繼一八四八年革命後而起之政治反動與經濟興隆時代，德國無產階級，爲貫徹其政治的自由與經濟的向上之要求，雖一時嘗求其苟且不足恃之似是而非的辯護者於進步黨(Fortschrittspartei)及淑爾測德里支(Schulze-Delitzsch)之小資產階級的「自助自賴」主義之中。然因德國資本主義發達之特殊性及當時國際資本主義的環境，對於德國無產階級之生活及意識之反映，不久遂使此等進步黨及小資產階級不能真正代表無產階級利害之事實，完全暴露。

洞察此種情勢，而首作政治的勞工運動者，是爲斐迪南拉塞爾(Ferdinand Lassalle)。拉塞爾者實立脚於工資鐵律(Das eiserne Lohngesetz, The iron law of wages)之原理，主張爲勞動者之完全解放，須實行完全之普通選舉，並組織有國家補助之工人生產合作社也。根據拉塞爾之主張，一八六三年五月，於來比錫(Leipzig)創立德國最初之勞動黨德國勞動者總同盟。一八六五年，組織德國煙草職工總同盟，此爲德國工會最初之中央團體，一八六七年，復創立德國裁縫工總同盟。然德國勞動者總同盟，對於勞動者之經

濟鬪爭，素持反對或漠視之態度，故真正之工會運動，未見若何之發展。

集中於拉塞爾之德國勞動總同盟之下者，大概俱屬普魯士及北德意志之勞動者。與此對抗者，有薩克森及德國南部之勞工團體，彼等大概以勞動者教化協會之名稱相結合，遂創設德國工會聯合會於法蘭福爾（Frankfurt），此種聯合會，其始不過為以進步的民主主義為指導精神之薩克森國民黨之地盤，不久由倍伯兒（A. Bebel）與李普克尼希（W. Liebknecht）等之宣傳，遂漸傾向馬克斯主義。德國工會聯合會第三次大會，於一八六八年九月，在努連堡（Nürnberg）舉行。倍伯兒在大會中左右一切，依與來比錫地方同志等預定計劃，力排反對派之屈強的妨害，以國際勞工協會（International-Arbeiter-Assoziation）綱領之主要部分，適用於勞動者教化協會之主張，遂告成功，德國之工會運動，於此始獲真實之礎基。

德國勞動者總同盟一派，素以工會運動，足以分散勢力，故有輕視之傾向。自其會長士外策（Schweitzer）聆李普克尼希之意見後，始悟此種傾向之不可而且不利。一八六八年

八月漢堡 (Hamburg) 大會時，乃提出兩項動議，其一卽「同盟罷工爲覺醒工人之階級意識，與防遏社會上弊害之手段」，其一則爲「爲建設普遍的工會，須召集德國勞動者大會案，宜委託同盟會長士外策」是也。是年九月二十六日，開全國勞動者總會於柏林，列席者爲代表全國一〇五地方五六種職業所屬勞動者一四二〇〇八人之委員二〇五人，組織德國勞工團體總同盟。總同盟由十二勞動團體構成，採中央集權之組織。

全國勞動者總會中，對於參加努連堡會議之工會，全部予以除名。此外對於素在德國勞動者總同盟中另成一派之希爾士博士 (Dr. Hirsch)，亦命其退出會場。希爾士博士受此處分後，旋於九月二十八日，以預得了解之伯林機械工人爲中心，另組希爾士工會 (Hirsch-Duncker-Gewerkvereine)。德國之工會，遂成德國工會聯合會，與德國勞動團體總同盟，及希爾士工會三足鼎立之勢。故一八六八年之運動，實足爲德國工會運動上開一新紀元。

一八六九年，禁止結社法全部廢止，前已言之。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勃發，次年普魯士

大勝，德意志帝國之統一，於以完成。結果一八六七年實施於北德意志之普通選舉，乃施行於德國全土矣。此普通選舉之實施與戰後經濟之繁榮，俱有裨於德國工會運動之發展。

勞連堡德國工會聯合大會之次年，即一八六九年，倍伯兒、李普克尼希一派，召集大會於埃塞那哈（Eisenach），解散德國工會聯合會，糾合由拉塞爾派脫退之不平分子，重新組織社會民主主義勞動黨（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 Partei），因此與拉塞爾派德國勞動總同盟之對抗，愈趨銳利。普法戰時及戰後，雙方之鬭爭能力，互有損失，與其他資產階級諸政黨，幾有不能抗衡之概，尤於戰後反動時期中，受政府之鎮壓，因之痛感無產階級自行紛爭之不利，遂於一八七五年，兩黨會於皋塔（Gotha），決議合併，乃有德國社會勞動黨之成立。

此兩黨抗爭之結果，致屬於兩派之工會，亦互相側目，及至兩黨合併，工會之間，亦告統一。故各工會之理事會，於一八七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與政黨合併會議同時集會於皋塔，決議「各中央工會及地方工會有互相合併之義務，為遂行此種目的，須從速召集特別會議。」



經過多次會議之後，各工會之聯合總會，定於一八七八年在馬德堡 (Magdeburg) 召集，然因地方當局之壓迫，旋改會議地點於漢堡。不幸開會之先，德皇威廉一世之暗殺事件勃發，因此對於無產階級之壓迫，愈加激烈，終至頒佈社會主義鎮壓法，工會之聯合總會，不得已而中止，工會運動，亦橫遭阻障，不能作絲毫之發展矣。

3 社會主義鎮壓法下之德國勞工運動 畢斯馬克 (Bismark) 提出社會主義鎮壓法之時，宣言：「余曾在第一讀會中聲明，爲工人地位之向上所爲各種積極的努力，就中對於凡以改良工人之境遇，增加工資，減少時間爲目的之工會當極力援助其發達。……」同時法院亦勸工會如對政黨保持中立，拋棄政治運動，當可保團結之自由。然一切事實，俱與此相反，卽純粹經濟鬭爭之同盟罷工，亦屢被解散，集會被其禁止，機關報被其封鎖，工會之指導者亦被拘禁或驅逐，故事實上之工會，已全被解散，然無產階級運動之根蒂，既經成熟任何外來勢力，俱不能使之動搖。不寧唯是，彼無理之壓迫，更足以促醒其階級意識，反使彼等運動之根蒂愈趨深固，曾經解散之工會會員，復於技術研究會及親睦協會種種名稱之

下，重新組織，禁刊之機關報章，亦變爲此等新團體之宣傳機關，而此等技術之專門工會，不久復向新中央團體之組織進展，新設之機關報章，亦漸爲鬪爭之宣傳矣。工會之指導地位，殆爲社會主義者所獨佔，而彼等俱隸屬於社會民主黨。故議會方面，既有勞工階級之代議士，而鎮壓法之下，工會復較政黨爲自由，凡政黨所不能爲者，工會俱能爲之，因此工會較政黨反多實際行動之機會與訓練。

要之社會主義鎮壓法，反促工人之覺醒。增加勞動者之團結力，匪特勞動者之意識水平線因而獲質的向上，而工會亦獲量的增加，在鎮壓法施行時，加入工會者，不過五萬上下，及此法撤廢之後，竟超過二十五萬人，故工會運動之發展，自鎮壓法撤廢後，即進於第二段矣。

## 第二節 德國革命以前之勞工運動（一八九〇——一九一八）

1 世界大戰勃發前之德國勞工運動 一八九〇年畢斯馬克之失着與社會主義鎮

壓法之撤廢，非自由主義對於保守主義之勝利，乃保守主義對於自由主義之勝利，德國資本主義，本富於天賦之保守性，嚴密而論，其中實缺少自由主義發展之時代，此即德國資本主義之特殊性所在也。在經濟的自由主義與政治的保守主義結合之下，所存者惟完全資本主義之自由而已。惟然資本主義始有急速發展之可能性。資本家支配權之突飛的擴大與強硬化，亦以確實。

因產業之工業化，企業之集中，及資本家的統一力，一面在無產階級之前，既覺有十分之把握；一面為欲將此統一力動員於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中肆行榨取，復覺與國內之勞動力有合作之必要。此為撤廢社會主義鎮壓法之根本理由，為此後正確判斷工會運動計，對於此層實有理解之必要。

一八九〇年以來，德國資本主義，一躍而入於帝國主義的發展階段。由此以至歐洲大戰勃發之間，實為德國資本主義之膨脹時期，同時亦為德國無產階級運動之隆盛時期。德國帝國主義之危機，於此釀成，同時德國無產階級運動之危機，亦伏於此矣。在經濟的發展

時代，無產階級之注意，其傾注於工會之上者，視對政黨爲尤多。企業與資本之集中，同時亦使與此對立之無產階級之勢力集中，尤其使工會之勢力集中。資本之集中的勢力，使帝國主義在殖民地擷取上獲莫大之利益，工會之集中的勢力，使對此利益一小部分之分配，增加發言之機會。結果多數之社會政策，及改良主義之要求乃出現，此等要求之政治的代議士出於社會民主黨時，社會民主黨自身之革命性，逐漸生變化，終乃不能不讓步於議會主義及社會改良主義矣。

與此時代之德國工會運動以特徵之主要問題，卽工會之統一的組織及統治，工會與社會黨之關係，總罷工之革命的價值如何三者是也。工會之全國的統一的組織問題，在一八七〇年時，卽已討議及之。然因社會主義鎮壓法之施行，實現遂至延期。此法之撤廢，固爲此問題關一實現之大路，然使此成爲當面之痛切的問題者，實資本家陣營之統一是也。一八八九年之勞動節（May-day——五月一日）漢堡勞工大眾全體歇業。以此爲動機，轉瞬變爲勞動者獲得團結權之運動，結果引起漢堡雇主全體之密切團結的對抗，至使漢堡

全勞動者與全資本家，爲廣汎而且永續的鬭爭，更進而使全國工會有大會之召集。一八九〇年，伯林全國工會會議時，議決：「促進中央工會組織，召集工會總會，」德國工會總委員會（General Kommission der deutschen Gewerkschaften）之中央機關乃告成立。第一次工會總會，一八九二年，在哈伯司塔（Halberstadt）舉行，全國的中央工會，於茲正式成立。自此以至一九一四年閔行（München）總會之間，計開九次之會議，總會之重要性逐次增加。一八九九年，政治結社之團結禁止令廢止，是年第三次總會以後，關於社會政策諸問題，亦行討論，總委員會之活動，漸趨敏活矣。

工會之勢力加大，活動亦漸活潑，自社會主義鎮壓法施行以來，維持黨派外中立主義的獨立行動之範圍，亦次第擴大，工會之獨立的勢力，亦因之增加，同時在他方面，愈覺與社會民主黨有密切的通力合作之必要。一八九八年舉行法蘭克福總會時，總委員會議長卡爾·列根（Karl Legien）演說中，謂：「德國之工會組織，固非社會民主黨……然德國工會之會員，大多數爲社會民主黨之黨員……吾人以工會地位所要求者，在政治上代吾人

主張之政黨，除社會民主黨而外，他絕無之……」此中消息，可以知矣。在社會黨方面，一九〇五年耶那（Jena）大會時，亦謂：「各黨員從事之職業中，工會之組織如已創設，各人俱宜加入工會，且有支持工會目的之義務。」

如上所述，德國工會，自一八九三年以來，因工業之發達，乃得長足之進展，一九〇七年前後，會員總數，已達百八十餘萬，遠駕社會民主黨所有黨員（約五十萬人）之上矣。職是之故，工會內部，乃發生勞動保守派與所謂勞動貴族者之特殊階級，彼等之基爾特主義的改良主義，乃與社會民主黨內之修正派以倔強的聲援。故工會內部與社會民主黨內部，俱發生馬克斯主義與小資產階級的投機主義之對立，在世界大戰勃發前之平和時代，社會民主黨與工會之曖昧的對立，即當時在理論上：一方為以馬克斯主義為指導精神之社會民主黨；一方為所謂勞動貴族與勞動保守派總委員會支配下之全國工會，形成對立之勢。此革命的馬克斯主義與投機主義的修正主義之對立，實為總同盟罷工問題所由起。在社會民主黨，因受一九〇五年之俄國革命與國際問題之影響，以總同盟罷工為促進政治之改

革上一強有力的手段之意見，遂成有力之主張。一九〇五年克隆 (Köln) 之工會大會，對於社會民主黨之主張，遂成爲議題之一，且決議「本大會以所有憑藉大衆政治的罷工宣傳，決定一定方略之一切試驗爲不可行，故對於有組織之勞動者，勸其斷然反對此種試驗。……本大會警告勞動者，不可爲採用或普及此種思想，而付鞏固勞動者組織之日常細務於等閑，」社會民主黨對此，在挨拿大會時，倍伯兒亦作次之宣言，謂：「吾人雖反對視總同盟罷工，爲顛覆政治權力手段之無政府主義的思想，然認總同盟罷工，在適當時機，確能爲解放無產階級之有力的武器。」當時列席之工會幹部，對此會加以激烈之攻擊。

此種對立，尙未發展至本質的原則的對立之時，一九〇七年曼亥謨 (Münchheim) 之社會民主黨大會，認黨與工會有同等之權力，且決議「在政治的階級鬭爭上，如欲博得勝利，則黨與工會思想上並行動上之統一，實爲必要，爲保證此種統一計，工會運動，絕對有奉信社會民主主義精神之必要。」有此一舉，反使真相隱蔽矣。當此之時，投機主義的工會主義與修正主義，次第侵入於社會民主黨及工會之內。此等內部的抗爭對立，遂隨世界大戰

之物發——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之內在的矛盾之爆發——以俱露矣。

2 世界大戰中之德國勞工運動 自一八九〇年社會主義鎮壓法廢止前後起，德國工會已派遣代表參與他國工會之會合，努力維持國際聯絡。然自一九〇一年工會事務局會議以還，規定每年或隔年開各國工會代表者之定期總會，國際事務局之事務，乃由德國工會之幹部，即總委員會掌管。自一九一三年蘇利西(Zürich)第八次國際工會會議，屬於國際事務局之工會，全部統一於國際工會同盟(Die Internationalen Verbindungen der Gewerkschaften)之下，其會長即以德國工會總委員會委員長卡爾·列根充之。自卡爾·列根就國際工會同盟會長以後，德國工會總委員會之態度，關係各國工會運動之方向者極大。一九一四年夏季，舉歐洲和平之天地，將為戰雲所籠罩時。總委員會及社會民主黨，猶大聲疾呼，反對戰爭，是年八月一日，且發表警告，稱：「吾人不能援助奧地利(Austria)帝國主義之侵略政策，且不能承認從來屢使吾人墜入戰爭深淵之奧地利對巴爾幹(Balkan)政策。」執意不出數日，德國之宣戰佈告遂下，工會幹部於此，絲毫無所躊躇，即



以「國內平和」與「祖國防衛」之美名，對於德國之帝國主義的參戰，明示積極援助之態度。以兩三日之光陰，其態度之豹變，竟至於此，唯然，故警告政府之翌日——八月二日——卡爾·列根復聲明謂：「以目前之狀態，工會實不能採用民主政治，時在今日，理事不能不以自己之責任與良心處理一切。」

總委員會在德國二百五十餘萬人工會之上，既具獨裁之權力，對於歐洲諸國工會運動之方針，復有可與以決定的方向之地位，遂以此種聲威驅工會會員之大多數——戰前之會員為二五二一三〇二人，至九月一日止，送往前線者，五八九七五五人，一年之後，一〇六一四〇七人，一九一八年，一四一二八三七人——於前敵，因是而一九一四年九月，會員之失業者，佔百分之二二。自後因軍需品工業之隆興，對於此等失業工人，雖予以容納。然此等工人，對於新興之軍用工業技術，大半生疏。且出征軍人之家室，一旦失所贍養，故舉軍人之婦女兒童，俱不能不投向工場，以圖自活，為數之多，遠駕男工之上。職是之故，勞動條件之低下，無以復加。而農業勞動者之缺乏與輸入之杜絕，又使食糧暴漲。社會情形及工人狀態

至此，工會理事會猶決議云：「理事對於攻擊性的同盟罷工，不能與以同意，即令認為防禦行動，然苟不得與當事企業有關之工會同意，仍不得擅自行動。」

然勞動條件之低下，與物價之騰貴，及食料品之缺乏，遂使民衆對於戰爭之繼續，深為不平。而對於直接負戰爭責任之軍閥，及主張妥協之工會保守派，反感尤甚。勞動者之政治的大示威運動與大同盟罷工，於茲以起。其首先發難者，則為一九一七年四月以金屬工工會為中心之伯林軍需品關係者大罷工，參加人員，多至三十萬人以上。其次一九一八年伯林及其他各地勃發之政治的大罷工，參加人數百數十萬。此等罷工運動，雖因總委員會與工會理事會且保守派幹部之不加援助，及軍隊之彈壓，屢歸失敗，然無產階級之窮迫與不平，與日俱深，革命之危機，遂迫在眉睫矣。大勢至此，資本家階級，乃對於工會取懷柔政策。總委員會乃於一九一八年十月杪，先為口頭之協議，十一月八日，復與資本階級作最後之妥協。不意總委員會與資本階級妥協告成之翌日——十一月九日——德國之大革命遂勃發矣。

## 第三節 德國革命以後之勞工運動（一九一八——一九二四）

十一月四日，以基爾（Kiel）軍港內德國軍艦之暴動為導火線，革命烽火，蔓延各地，勞兵會之組織，到處皆是。九日，多數派社會黨與獨立社會黨，共發宣言，下令總同盟罷工。直至八日止，尙與政府及資本家共同協力鎮壓革命之勞動保守派最後之努力，遂成虛願。民衆在勞兵會指揮之下，皆武裝起事，政權乃暫歸勞兵會掌握矣。多數派社會黨及獨立社會黨，各派代表三名，在國民委員會之下，組織國民政府。然國民委員會中之中央委員，大半俱屬多數派社會黨員，彼輩排斥勞兵會制度，籌備制定憲法之國民會議選舉，其無澈底實行社會革命意志之處，至為鮮明。故獨立社會黨內之「斯巴達卡斯團」（Spartakusbund）首先獨立組織德國共產黨（Deutsche Kommunistpartei），在各地煽動罷工，多數派社會黨對此，遂採武力鎮壓政策，獨立社會黨本身，不得已乃退出國民委員會。一九一九年一月，制定憲法國民會議選舉之結果，多數派社會黨一黨佔優勝，自不待言，即加以獨立社會

黨，在議會中亦不能佔多數。多數派社會黨無已，乃與資產階級政黨之民主黨及中央黨，組織聯合內閣。

依蘇俄革命之教訓，與德國社會黨及總委員會態度之結果所得之階級的體驗，在革命之德國，蘇維埃制度，即勞動者協議會（Arbeiterräte）制度極爲無產大衆所歡迎。然因社會黨與工會總委員會之反對，終不見採取。乃組織一經營協議會（Betriebsräte）以代之。蘇維埃者并政治經濟兩方面之權力而有之，至經營協議會，則惟許有經濟上一部分之發言權。

革命之初，勞動者乘資本家之混亂與孤立，因獲得種種有利之活動條件，如團結權之擴張，團體勞動契約，經營協議會，最低生活保證，八時間勞動制等，均得法律上之承認。然因多數派社會民主黨，與資本家階級之政黨既組織聯合內閣，工會總委員會又與資本家共成協調團體，故德國之資本階級不但不因革命而崩潰，而反趨鞏固。

勞工階級報之自感不平故一九一九年舉行勞連堡工會總會時，從來加入總委員會

之工會，愈爲密切之聯合，所謂 A · D · G · B (德國工會總同盟) — Allgemeiner 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 於茲成立。然總同盟之理事會 (Bundsvorstand) 雖代總委員會而統制一切，然其與資本家力求妥協也則如故。故對於革命後之罷工運動，俱袖手旁觀，宣言：「對於未得中央幹部同意，單由地方委員會決定之工資及同盟罷工，無論如何，俱不援助。」

勞動階級對於工會幹部無爲主義之不平，因生計之窮迫而愈甚，無產階級獨裁及世界革命之呼聲，遂起於無產階級間矣。故伯林，來比錫，哈勒 (Halle)，杜塞爾多夫 (Düsseldorf) 等大都會之間，反幹部之勢力急激膨脹，一般大工會之中，彼輩常佔多數。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威馬爾 (Weimar) A · D · G · B 大會時，對於幹部之妥協政策，攻擊不遺餘力，而於當時威脅勞動階級之種種問題，決議取斷然之處置。自是之後，左派之勢力有加無已，一九二三年，國會議員中，屬於左派者，僅十五人。至一九二四年總選舉時，遂一躍而達六十二名。一九二三年，多數派社會黨及獨立社會黨兩黨議員總額，爲百七十三人，一九二四

年，兩黨合同之後，竟減至百人。左派之發展與右派之衰退，實令人驚嘆不置。

A · D · G · B 之工會保守派，對於工會左派勢力之激增，極感不安，極思有以防止之。左派諸工會，對之自未敢絲毫相讓，組織一般大衆工會，使無組織之勞動者，集中於左派指導之下，並力防工會之分裂，對於勞動保守派，澈底排斥。反幹部勢力，遂遍佈於勞動階級間矣。現今之德國勞工運動，急激左傾，全無產階級政治鬭爭意識之覺醒，亦非常顯著，以視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實相若也。

## 第六章 意大利

### 第一節 勞工運動與地理之關係

吾人欲理解意大利無產階級運動，必須先明意大利南部與北部之差異。南部雖擁廣大之沃野，然因大地主之不關心與數發之地震，土地大半，或屬不毛之地，或爲牧畜之場，蔓草萋萋，徒供野生植物之繁殖而已。加以耕種無人，卽農業亦不發達，工業，更無論矣。地方人

民，甘粗食而善勤勞，全無進取氣象。勞工運動之不能發達於意大利南部，可想見矣。反之，北部有貯藏偉大勢力之波河（Be Po），以及沿岸之沃野，民性勤勉，樸直可靠，實爲意大利近代工業之發展地，亦即近代勞工運動之發展地也。雖然，吾人於此，有不能不承認之唯一例外，即最初之革命的運動，竟起於南意大利之西西里（Sicily）島，所謂一八九四年之農民同盟（Fasci）事件是也。

此次運動，最初爲少數社會主義者之革命的熱情煽動而起，一時雖得三十萬農民之聲援，然卒爲政府所鎮壓，終乃消滅於無形。自此無產大衆之強有力的呼聲，不復聞於斯地矣。此次無產階級運動，乃北向進展，廣大之波河平原，遂爲勞工運動之根據地，意大利之勞工運動，得此乃漸趨發達矣。

## 第二節 工會之發達

意大利最初之工會，一部分由各地之救濟資金而發生，一部分爲罷工之結果而成立。

意大利直至一八九〇年，凡勞動者無「正當理由」而以罷工，或增加工資爲目的組織工會者猶一律禁之，犯者處以禁錮。然自一八九〇年以還，此種禁例，漸趨和緩，故罷工頻發，工會之發生者亦漸多。

要之意大利爲農業國。擁有龐大之農村與多數之無產階級。其組織運動，着手較早，一八八四年，在孟都亞（Montoya）州已成農民協會。農民協會，普通包含佃戶與農業勞動者，帶有社會主義之色彩，爲意大利社會黨有力之地盤。工會間之結合或聯合，進行雖甚遲緩，然尚能着實行之。無產階級藉加入工會或農民協會，以自救其分散與孤立之窮境，更進而爲全國的結合，以圖勢力之增加。在此種意義之下，無產階級運動，完全爲自然之發生。馬克斯在「哲學之貧困」中，已剴切說明其過程。謂：「大產業將多數互不相識之人集於一處。彼等依競爭上之利害而互相分裂。然所謂工資之維持，即彼等對於彼等主人所有之共同利益，復使彼等依同一對抗之思想而結合，此其結合常含有二重目的：一爲對資本家得從事全體的競爭；其一則廢止彼等自己相互之競爭。此種對抗之原始目的，雖僅爲工資之維



持，然因資本家亦欲籍資本公司同志之結合，以抑制勞動階級之團結，故勞動階級最初之孤立的團結，至此乃互相結合。勞動階級爲對抗常相結合之資本階級計，對於工會之維持，視工資之維持尤爲重要，云云……」此誠不謬之論也。

意大利全國各工會間之漸相結合者，爲一八九〇年時事。當時形式上雖云結合，然精神上極其散漫，開大會與選舉全國宣傳運動委員，幾爲其事業之全部。且因工團主義思想之影響，當時之結合，皆爲自由聯合，完全承認各工會之自主權，故如民主的中央集權組織之聯合體，直未以之作爲問題。

一八六〇年前後，米蘭 (Milan) 地方，早已成立工會及救濟資金等等聯合，然此亦不過極散漫之結合。其後一八八九年，由該地印刷工工會之提倡，遂創立意大利最初之勞動會議所。此勞動會議所，不僅爲單純之工會所組織，且包含有消費合作社及救濟協會等，頗有工會運動中心之觀。一八九三年，在巴爾馬 (Parma) 開勞動會議所大會，結果創設全國勞動事務局，然其活動極受限制。一九〇一年，團結之自由稍爲擴張，全國勞動事務局之中，

更加以其他工會，遂成全國的組織。更於一九〇五年，由會議所之代表五名及工會之代表四名，重新組織共同中央事務局。但爲改良主義者與革命主義者之紛爭所妨害，未得充分之發展，多數工會，漸次脫退。故一九〇六年米蘭市所開大會，決議作更新而廣汎之組織。此次所成立者，即意大利勞動總同盟（Confederazione Generale del Lavoro —— 略稱 C·G·L）是也。勞動會議所之大多數，並工會之大部分，及各地熟練工協會，大抵均加入於此。惟工團主義者獨樹一幟，全然採取別派之行動。意大利勞動總同盟於此，與社會黨完全提攜，以意大利工會運動中心之地位，開始非常之活動。然因蒙工團主義深刻之影響，屢起勞動紛爭及佃種紛爭，以反抗資本家及地主，因此遭資本家及官吏之武裝彈壓，屢次惹起流血慘劇。一八九八年之暴動，一九〇四年之總同盟罷工，一九〇七年之佃種大紛爭，以及點綴此等以流血慘劇而終之大紛爭間之大小無數之勞動紛爭，以及佃種紛爭！意大利勞動運動，遂於工團主義影響之下捲入罷工之旋渦中矣。

### 第三節 意大利勞動總同盟之發展

與社會黨完全提攜之下，以戰鬪的工會爲構成分子，除開工團主義者而成立之意大利勞動總同盟，其必然的歸結，遂滿帶社會主義之色彩。故勞動總同盟綱領之第一條，略謂：總同盟之任務，在使對資本主義之階級鬪爭組織化而與以訓練；第二條，主張：總同盟須訓迪勞動階級，使明了勞動階級真正的生活向上，非由對於支配階級之大規模的行動，與急進的手段，撤廢資本主義制度，終無希望之事實。然而意大利勞動總同盟，缺少政治的綱領。大概於必要時，維持社會黨等之政策而已。故迨歐洲大戰開始，總同盟即與社會黨在完全共同戰線之下，爲反對意大利之參戰而奮鬪。

社會黨與勞動總同盟之關係，自一九〇七年，即勞動總同盟成立之次年起，繼續以至大戰之後，積時日久，形式上不免種種變化。第一、一九〇七年，總同盟幹部，深感與社會黨有密切結合之必要，故與社會黨之領袖締結協約，作提攜之第一步。其協約之綱要，認工會員

應建設於社會主義精神之上，然其實際的活動，始終在圖勞動階級地位之向上，更進而關於政治的罷工及共濟問題等，作具體之決定。一九〇八年摩德拿（Modena）所開總同盟大會，關於此點，復行決議，力說社會黨與總同盟有協力之必要。歐洲大戰勃發之始，總同盟與社會黨在完全協同戰線下活動之事，已如前述。然一九一八年，社會黨幹部與總同盟幹部之間，復結新約，規復一九〇六年之舊狀，分明黨與工會之領域，決定雙方僅協議關於共同問題。但總選舉之際，總同盟仍極力應援社會黨。

一九二一年一月，社會黨分裂。波第加（Amadeo Bordiga）等純共產主義者，均脫離社會黨，在第三國際指導之下，組織意大利共產黨。社會黨之分裂，其影響必然及於總同盟，故總同盟內部，亦起動搖。然一九二一年三月，在里窩那（Livorno）所開總同盟大會，大體仍主與社會黨相提攜。決定投票之際，承認與社會黨相提攜者，百四十三萬五千八百七十三票，要求與共產黨相提攜者，四十三萬二千五百五十八票。

此外主張工會之政治的中立而棄權者，一萬七千三百七十一票。

在二次大會，加入赤色勞工國際與否，亦爲討議之問題。在此大會以前，與共產黨提攜問題，雖被大多數否決，然在此次大會，對於加入赤色勞工國際問題票決之際，反對者僅得四十一萬八千四百二十五票，贊成者竟達百三十五萬四千二百二十六票之多，遂決定加入赤色勞工國際矣。

意大利勞動總同盟，因與工團主義者分離之關係，早已放棄罷工萬能及純粹經濟鬭爭之見解。一九〇八年之總同盟大會，關於罷工問題，排斥工團主義者之罷工萬能政策，決定態度如次：「大會認定罷工非屬感情的行動，亦非革命的實驗，認爲表示達到一定有利之目的統治力時，始可以罷工爲改善勞動階級之勞動條件及生活條件最重要手段之一。但大會對於各工會，勸其使用此罷工的武器時，應作最大之注意云云。」

茲將意大利勞動總同盟之數的發展，列表如次：

年 次

工會員總數

一九〇七年

九·七四二九

一九〇八年

一四·四三三六

一九〇九年

一九·九九五七

一九一〇年

一六·二〇七八

一九一一年

一三·〇一八五

一九一七年

四·八七六六

一九二〇年

四三·八五一

一九一一年，因的黎波里 (Tripoli) 戰爭，工會會員激減，在歐洲大戰中之一九一七年，更爲減少，僅餘四萬八千七百六十六人，然一九二〇年，因社會運動之波濤，其勢復盛，一躍而增至四十三萬八千五百一十一人，總同盟之發展狀況，大致如是。

#### 第四節 的黎波里戰爭——世界大戰與意大利勞工運動

意大利之資本主義，至二十世紀，亦入於帝國主義的階段。金融資本家，夙夜圖謀，探尋

「資本之銷納地」結果乃竟得亞非利加 (Africa) 北端之的黎波里。因其宗主爲弱國之土耳其 (Turkey) 遂引起一九一一年之黎波里戰爭。戰爭之結果，意大利如願以償，奪得的黎波里。資本家之心滿意足，固不待言，然以十數萬勞動者之血肉換來之戰勝，無產階級果何所得歟？則重稅與失業而外，無他物也。

無產階級覺醒之後，乃以「同盟罷工」抗議於政府及資本家。首先發難者，即安科納 (Ancona) 罷工是也。政府見形勢危急，欲以軍隊鎮壓，因此全國勞動者，團結而起，斷行抗議的總罷工，意大利全國，頓成僵局，所謂「赤色週間」者，乃由此起。此次運動，原爲無組織之突發的騷擾，且無革命的團體爲之作意識的計畫的指導，故不能發展而爲政治的革命，甫經一週，即被鎮定。此次運動，多帶工團主義之色彩，從而視經濟鬥爭過重，時且視爲絕對的經濟鬥爭，故雖在各地築造防壁堡壘，宣言樹立共和政府，革命的氣象，一時佈滿全國，然結果數百無產階級之前導分子，乃終斃於王黨與共和主義者彈丸之下，滿天風雲，遂頓收矣。

世界大戰勃發後，社會黨勃然而起，反對意大利之參戰。全民衆亦竭力爲社會黨之聲援，因的黎波里戰爭之悲痛的記憶，尙深印民衆腦海之中故也。然社會黨之努力，亦不能長保民衆之無變。無產大衆，不久即完全忘卻的黎波里戰爭之痛苦的經驗，馳赴「防衛祖國」之神聖戰爭，故一九一五年末，意大利遂加入戰團矣。然其結果，視的黎波里戰爭並無稍異，參戰所得者，並非彼等夢想之「意大利統一」，實乃甚於的黎波里戰爭數十倍之重稅與失業及生命之犧牲並殘疾者而已。大家因此復覺醒。然此自然發生之民衆自覺，尙未能爲彼等直接之援手也。

一九一八年，停戰條約成立之時，已喘息於極度窮迫之中，幾有朝不保夕之概。爲工業生命之鐵材、煤炭等輸入之不足，食糧之缺乏，生活費之昂騰，國幣之暴跌，失業者之增加等，意大利之困窮，其視他協約國，殆十倍之。社會黨與全勞動階級之活動，同時並起，然與的黎波里戰爭之後無甚差異，運動全體，仍無秩序。對於生活費暴騰與食糧品缺乏，勞動大衆憤激之餘，遂致騷擾之發生，馴至侵入倉庫，沒收商品。然此種暴動，對於有產者社會之組織，終



無若何影響也。

要之無產階級運動，始終爲自然的發生，爲工團主義的表現，以云全無產階級政治行動，尙無此種顯明之目的與意識。此卽意大利無產階級運動之特徵。故由此革命的空氣之中，出而佔勝利者，乃爲莫索里尼（Béneto Mussolini）領導之法西斯蒂團。

#### 第五節 社會運動之發展與法西斯蒂團之崛起

停戰後崛起之社會黨及勞工階級之勢力，自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達於極度，而意大利國家之窮困，亦已陷於絕境。停戰之後，小規模而分散的同盟罷工，及沒收食糧品等意外行動，到處不免，顧終帶暴動之色彩，民情暴發至此，然因意大利社會黨之無能，遂不能集此等民衆之不平，因勢利導，與以社會主義之方向，使得革命之成功。於是民衆之行動，純任自然，惟夢想依所謂直接行動，以改善自身之地位，故一九二〇年，意大利已入於革命狀態。對於企業者使用直接行動之武器者，以是年爲始。一九二〇年之初，二三織物工場之工

人首先發難，其次爲廣大私有地之農業勞動者及金屬工人，藉種種方法，以冀貫徹增加工資，及獲得大經營參加權，並置工場與土地於自己支配之下等要求，因屢試屢敗，故至採取直接行動。彼等占領房屋，樹赤旗於其上，以之爲根據地，宣告驅逐從來之所有者。此種運動，蔓延各都市間，一時如造船場、製靴工場、交通機關之一部分，以及其他工場之類，悉移歸勞動者自身管理。是年季夏，六百有餘之工場，同時被其占領。其大部分，乃在工業最繁盛之米蘭，即意大利勞工運動之中心地也。業主方面，雖非常憤激，然當時之政府對於勞動者，不加壓迫，反迎合勞動者之要求，同時且表示抑制資本家之傾向。此乃當時直接行動之大概情形也。

工場雖爲工人所占領，土地雖爲農民所占領，然實際極無秩序，要之私有財產爲勞動階級所沒收，社會黨與國民黨所組織之內閣，毫無保護資本家及地主之意。不寧唯是，且表示好意於勞工階級。故形勢愈形緊迫，意大利全國之混亂與無秩序，遂達極度。

對於勞工階級之直接行動，首先反抗者，爲與其對立之階級，即資本家與地主，而深信

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爲唯一絕對制度之小資產階級，亦參與之。小資產階級，平日雖云絕對信仰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然仍反對獨占的大資本家及大地主，及彼等信仰之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自身被勞農階級威脅時，乃不能不起而防衛，故在此種意義之上，小資產階級與大資本家及大地主之利益，完全一致。彼等捨「小異」而就「大同」，遂結合而以武裝的直接行動，與勞農階級對抗。於以小資產階級爲地盤，揭發小資產階級的及自由主義的要求之法西斯蒂團，因與大資本家完全提攜之結果，忽得莫大之勢力。彼等採納法西斯蒂主義的獨裁思想，實行以暴制暴之獨裁政治，且以社會黨及共產黨爲當面之敵人，恣行暴動殺人、放火、掠奪等暴舉。三千之無產者，被其慘殺。是年七月，社會黨與法西斯蒂團衝突於拉溫那（Ravenna），社會黨之事務所及報館悉被破壞，意大利遂成無政府狀態。結果在無政府主義及工團主義深刻影響下發達之意大利勞工運動，與在此種影響下以勞動階級爲主力養成之社會主義的意大利社會黨，及未能達到社會主義的政治行動意識之正確認識，且無嚴格訓練之意大利共產黨，皆不戰而敗矣。

自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初，與勞農階級直接行動並起之罷工，雖以燎原之勢，蔓延全國，然在有產階級之彈壓，及法西斯蒂團之武裝對抗之前，其毫無能力之實狀，已完全暴露矣。一九二二年十一月，莫索里尼壓迫意皇，攫得宰相之地位，其反動的獨裁政治之第一步，已確立於意大利矣。

#### 第六節 莫索里尼治下之意大利勞工運動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法西斯蒂團之武力奪取政權計畫成功，莫索里尼執政後，即以嚴酷手段，壓迫意大利無產階級運動。是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莫索里尼之獨裁政治，遂君臨意大利全無產階級之上。

意大利勞動總同盟 (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ur —— 略稱 C · G · L ) 在法西斯蒂團革命以前，擁衆約二百五十萬，及受莫索里尼之彈壓，會員俄然減少，僅存八十萬人。關於總同盟之政策，會員間之不能一致，亦爲促其衰亡之一因。反之，自法西斯蒂主

義者革命以前存在之法西斯蒂工會 (Confederation delle Corporazioni Sindacati Fasciste) 及莫索里尼執政，同時得急速之發展。據一九二二年六月米蘭所開之法西斯蒂工會全國大會報告，加入工會二千一百二十六處，會員總數計四十五萬八千人。至十一月波倫亞 (Bologna) 全國大會時，幹事長羅索尼 (Rossone) 揚言已達百萬以上云。

法西斯蒂工會之組織，頗與其他工會不同，資本家與勞動者一並加入，莫索里尼為表示法西斯蒂工會與固有工會之差異，對於法西斯蒂工會，特與以行動之準則：

- (一) 公益事業之罷工，無論何時何地，俱所不許。
- (二) 級階鬪爭為例外，非為原則。
- (三) 除勞動者之利益外，應顧慮生產之利益，與技術家之利益，及國民一般之利益。
- (四) 法西斯蒂運動，在生產上認為有減少工資之必要時，無論何時，得實行之。
- (五) 法西斯蒂運動，不可無經驗的擁護何等特定之經濟制度，及特定之社會制

度。

除前述各種工會運動之外，尚有所謂「基督教工會運動」，在意大利，亦非常發達，其目的要無非糾合不加入戰鬪各工會之基督教徒，擁護其利益。及至二十世紀，次第成立工會，其運動亦漸次發展。基督教工會，在一九一三年，工會會員總數，爲十一萬三千三百八十人，其內五萬二千二百六十七人，爲農業勞動者，歐洲大戰後，得急速之發達，一九二〇年，據其在基督教國際大會之報告，工會員之總數，已在百萬人以上。

此外一九〇六年，尙成立工會同盟（Unione Sindicale），然自此以後，已無特別敘述之必要。要之意大利工會運動，發達於工團主義的重大影響之下，因終不能出工團主義範圍之一步，故坐予莫索里尼所領導之法西斯蒂團以空前之成功。

## 第七章 日本

### 第一節 第一期之勞工運動（一八八三——一八九四）

1 社會之背景 勞工團體之發達，與資本主義制度之發達，互爲因果。明治維新以後，日本資本主義制度，亦應運而興，近代的企業組織，亦漸次普及。然與日本資本主義以急激發展之動因，爲之劃一新時期者，中日戰爭是也。中日戰爭之結果，積極促成日本產業革命，社會狀態，急劇的資本主義化，因此形成勞工階級，其所釀成之勞工問題，勞工運動，亦得一大進展。自是之後，日本勞工運動，以高速度發達之資本主義爲背景，藉知識階級爲前驅，急激勃興。其間屢受支配階級之壓迫，盛衰起伏，雖云無常，然自歐戰前後，以迄今日，日本勞工階級，已根本成熟，其基礎亦極鞏固。故勞工運動，已不如前此之易於壓服。要而言之，日本之產業革命，促成於中日戰爭，激發於日俄戰爭，終因歐洲大戰，達於完成。統觀日本資本主義發達之過程，經一度之戰爭，即有一度之進展，從而勞工運動，亦與此成正比例，以與之俱進。

中日戰爭前後，歐洲之自由思想，已傳入日本，一般進步分子，乃起作自由民權之運動。當時之自由黨，即此等民權運動分子之集團。若輩奔走呼號，鼓吹民主主義，運動創設國會，並主張國會爲一院制，反對欽定憲法，力唱國民憲法。故中產階級以下熱烈之青年，多集於

自由黨旗幟之下，對於政治問題，歷作勇猛之活動。且以社會改良的立場，同情於無產階級，從而對於勞工運動，亦屢干預，是爲今日日本勞工運動之始。繼自由黨而起者，有改進黨與東洋社會黨。改進黨之中，多中產階級以上分子，奉信英國式之功利主義，其態度頗爲穩健。東洋社會黨之指導精神，乃東洋理想主義與英國功利主義之混合物。故當時進步之知識階級間，對於社會問題，社會主義，以及基爾特主義，均作相當之研究或鼓吹。然因當時資本主義發達程度，未臻成熟，故一切運動，俱未實現。自自由黨等活動之結果，世人對於勞工問題，乃漸爲注意。要之第一期之勞工運動，僅爲萌芽時期，以社會問題而能動一般人視聽之勞工運動，須於第二期勞工運動中求之。

2 自由黨之勞工運動 一八八三年，東京市敷設馬車鐵路，因此多數車夫之生活陷於絕境。自由黨黨員奧宮健之，植木枝盛等鑑於此種形勢，組織馬車鐵路反對同盟會，繼改爲車界黨，糾合失業車夫三百餘人，作猛烈之反對運動，政府之壓迫因之以起，奧宮偶以他事入獄，車界黨遽歸消滅。



是時之自由黨，已漸趨墮落。有左派黨員大井憲太郎一派，因憤自由黨失去本來精神，遂於一八九二年，脫離自由黨另組東洋自由黨，設日本勞動協會，普通選舉期成會，及仰種條例調查會於黨之事務所內。勸誘東洋靴工協會，使之入勞動協會，並聯合人力車夫及木工，作種種運動。然俱以機運未熟，歸於失敗。自是日本勞動協會之勞工運動，遂離開政治的色彩，漸趨純正之工會運動矣。

3 印刷工人之勞工運動 一八八四年，東京市秀英舍市谷工場之檢字課長池田某及秀英舍之首腦佐久間貞一等，發起組織印刷工會。一般工人，對於工會頗多懷疑，甚至有疑池田等爲藉此自飽私囊者。故着手甫二月，卽行中止。一八八九年，復有跡部某氏，得佐久間貞一之贊助，游說秀英舍職工，擬組工會。此次雖得舍內工人同意，然因舍外工人，反對極力，復遭挫折。翌年本多信興、深澤雅直等，發起活版印刷工同志會，復在印刷工界，着手勞工運動，第一次總會時，會衆約千五百人，以當時之情形而論，結果可云甚佳。惜委員所收會費，用途不明，遂至發生內闕，會亦因之解散。

4 鐵工之勞工運動 一八八七年，鐵工小澤辨藏及其弟小澤國太郎等創設懇親會，因會員多不守本分，受職工家室之攻擊，不得已而中止。一八八九年，小澤等復組織同盟進工班。同盟進工班，大概由石川島造船所，陸軍兵工廠，海軍兵工場，田中機械製造所，及鐵路之職工組織而成。當時此種運動本屬有望，不幸某工場中之委員消費公積金之風說甚盛，影響乃及全體，幹部不得已，分配公積金而解散。

要之第一期之勞工運動，無階級意識，亦無對抗主義的色彩，惟以共濟之職分爲重，且具協調主義之傾向。日本最初之同盟罷工，爲一八九三年一月廿六日大阪市天滿紡績株式會社（股份公司）之同盟罷工云。

## 第二節 第二期之勞工運動（一八九五——一九一二）

1 社會之背景 中日戰爭結果，日本除向中國索取賠償金二萬萬兩外，更割佔台灣，勢且及於朝鮮。日本政府對於國家的自信，益爲深固。故戰後之經營方針，一面擴張軍備，一

而振興產業，銳意於軍國主義之實現。從而經濟界爲企業熱所煽動，公司工場，如春筍怒發，農民集中於都市之間，勞動者人數，因之激增。工業技術，亦非常進步，日本之產業革命，大爲促進。從此社會狀態，急激的資本主義化，勞工問題，亦隨之以起。中日戰前罕見之同盟罷工，到處發生，工會亦相次成立。但政府方面，熱中於國運之發展與富國強兵，澈底發展軍國主義的經營。故對於民衆之自由，多方抑制。一九〇〇年三月，公然頒佈所謂治安警察法，壓迫勞工運動。此種形勢之下，對於支配階級，能作勇敢之反抗者，惟中部社會主義的知識階級而已。故有組織的勞工運動，雖一時勃興，然自一九〇〇年以後，直至一九一二年，日本勞工運動，實入於黑暗時代，工會之活動，亦極沉寂。

2 職工義友會 一八九六年，日本勞動者城常太郎、高野房太郎、澤田半之助等，由美國檀香山反國。因見日本勞工運動之時機已熟，乃於一八九七年四月，在東京組織職工義友會。同時散布「告職工諸君」一文於各工場，力述工人有組織工會之必要。關於組織方法及公積金等，亦懇切論及。其指導精神及手段方法，悉做美國勞動總同盟。並推高野房太郎

專任此種運動，先後得片山潛、鈴木純一郎、佐久間貞一、島田三郎等之贊助。一八九七年六月廿五日，開勞工問題演說會於東京，到會者千二百餘人，由高野氏代表職工義友會，說明工會期成會有設立之必要，當場得贊助者甚多。

3 工會期成會 工會期成會成立之後，會員逐漸增加，一八九八年八月，開第一次大會於東京，推片山潛、澤田半之助、高野房太郎、村松民太郎等爲幹事，並推佐久間貞一、鈴木純一郎二人爲評議員。自後每月二次或三次開演說會於東京橫濱等處，盡力於工人之啓導。工會期成會一面向無組織之工人宣傳，使之組織工會，一面對於已成立之工會，極力援助。故東京鑪製造業工會、鐵工工會、石印職員工會、東京船工工會先後成立，對於矯正會及鐵路馬車從業員工會等之罷工問題，期成會俱會與以熱烈之援助。此種勞工運動之勃興與社會狀態之變遷的結果，政府對於勞工問題，漸爲注意，從而取締及鎮壓方法，亦與之俱進。故期成會自成立以至一八九九年，會員人數，雖激增至五千七百名，然自一九〇〇年後，漸形衰減。期成會幹部，因生活問題及其他種種原因，不能專心於勞工運動，故往者之熱

烈的活動，遂告中止。

4 矯正會 一八九八年二月，有署名「我黨待遇期成同盟會」之秘密印刷物，散佈於鐵路各站司機人員之間。力述待遇之不平，及公司方面妨害自由權利之罪狀。最後且云：「對付此種壓迫之唯一手段，惟有罷工之一途。」當時之鐵路職員，因雇主之壓迫與集會之不自由，故於交通機關之勞工運動，極其困難。此種秘密印刷物既傳達各地，久懷不平之職員，極表同意。除以匿名緘分途向當局請願而外，並傾全力於實際活動。公司方面，鑒於大勢不利，爲先發制人計，對於東北地方之鐵路職員石田六次郎等十人，明令解職。滿擬藉此高壓手段，可以鎮定一切。孰知事與願違，解職命令下後，自上野以至青森之鐵路司機人員，相率罷工，東北幹線之列車運轉，遂至中止。公司當局，睹此極爲狼狽，於是派人調停，結果公司容納罷工團之要求，對於解職十人中之八名，無條件復職，其他二名，亦限六個月後復職。團結之威力，可云盡量發揮矣。

一八九八年四月五日，「我黨待遇期成同盟會」自動解散，另組矯正會，趨全力於基

本金之積集，與工會基礎之確立，及公司之改革。翌年年底，會員人數，達千名以上，公積金至二萬元。工會之基礎，於茲鞏固，不意一九〇一年，明治天皇東北大演習行幸之時，列車運轉忽生障礙，公司乘此機會，遂嫁禍於矯正會會員，世人視聽所集之矯正會，乃因此嫌疑而歸於消滅矣。

5 鐵工及印刷工之勞工運動 鐵工工會，得期成會之助，急激發展。一八九九年，成立支部四十二所，會員人數達五千四百人。當時之資本家，對於工會之發達，多方阻撓，然鐵工會幹部，對於會員，力勸隱忍自重，專心於會內之充實與發達，故實力漸為雄厚。自治安警察法頒佈之後，政府之壓迫日甚，會員之脫退者日多，會費亦多不繳納，鐵工會遂至解體。

一八九八年三月，東京之本所深川印刷公司職工大崎彥造等七人，發起組織印刷工人同志懇談會。公司當局認此種集會為不當，立解大崎等七人職，並通告各處同業，永不僱用。會員憤公司之無理，遂同盟罷工。一般工人及印刷工人，俱作熱烈之援助，然罷工終歸失敗，懇談會亦歸消滅。

6 同盟罷工及暴動 一九〇六年，南助松等在北海道夕張鑛山創設日本勞工至誠會。是年十月，南松助更親往足尾銅山，設立至誠會支部，到處演說，攻擊公司之橫暴，力說工人有團結之必要，因此鑛夫大為激昂。一九〇七年一月，足尾銅山鑛夫偶因工資問題與職員衝突，遂至引起全山之大暴動。一時電線電燈俱被切斷，事務所亦被焚毀，倉庫亦被佔領。結果資本家藉軍警之力，極力鎮壓，自至誠會幹部南助松以下三百餘人，先後被捕，此空前之大暴動，雖云撲滅，然勞工階級鬱積之氣，並不以此而遽消。故四月二十八日，北海道之幌內煤礦鑛夫二千人，仍有放火破壞之舉。六月四日，四國之別子銅山鑛夫全體，復有燒毀事務所並殺死警察之暴動。勞工階級之反抗意識，遂波及全國矣。

至誠會而外，印刷工人復有歐友會之組織。此次歐友會之中，學者名士，俱已絕跡，故為純工人之組織。一九一一年十月，曾於東京築地印刷所內，作一度之罷工，結果歸於失敗，幹部且受治安警察法之處分，歐友會亦無形消滅。

自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之間，各地之小規模的罷工，紙不絕書。一九一一年年底

至翌年一月之間，東京市內電車職員實行總罷工，六千餘人之司機者及賣票者全體加入，綿延逾月，卒因政府採取武力政策，逮捕爲首諸人，罷工運動仍歸鎮定。此次罷工問題，實可謂爲第二期勞工運動最後之反照。

### 第三節 第三期之勞工運動（一九一三——一九二五）

1 社會之背景 世界大戰，爲歐洲帝國主義諸國家之衝突。大戰結果，各國之疲憊，達於極度。歐洲資本主義，亦入於凋落之第一步。日本因歐戰影響，經濟上及思想上，俱受一大衝動，結果助成無產階級運動之急激的興起。

第一經濟方面，日本乘歐洲諸國趨全力從事戰爭之際，對外貿易，非常發展。海外各地擴張新販路，各國亦紛向日本定購商品貨物。因此新設或擴張之公司及工場，相繼而起，使日本產業界，呈空前之盛況。計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九年八年之間，日本全國公司之數，由一三八八七增至二六二八〇處，公司之資本總額，由一十七億五千六百六十一萬元增



至五十九億七千五百四十九萬七千元，工場之數，由一五一一九增至二三八三一所，職工人數，由一〇二八一六五人增至一四七四二八一人，然此猶單就平均一日使用十人以上之工場調查結果，其他官廳直轄之工場，尚不在此列。日本資本階級，在此種產業急激發展之中，獲利之厚，自可想見。勞工級階，因產業之發展，工資雖略有增加，然以之與物價騰貴率相較，出入尚不相償，生活之難，無可言狀。且對於驟發富豪之奢靡逸樂，多抱不平，而資本家之壓迫，復無所不至。故勞資之間，紛爭頻起，是亦勢所必然者也。

第二思想方面，自歐洲大戰起後，日本思想界，民主主義的思想盛行。吉野作造及大山郁夫等主辦之中央公論，鼓吹民主主義，對於閥族官僚之封建的傳統勢力，掙擊不遺餘力。加以大戰後勞工階級之生計不安，勞工問題，亦為議論之的。故自明治以來，久受極端壓迫之堺利彥、山川均、及大杉榮等社會主義者及無政府主義者，復為言論界所歡迎。民主主義及社會主義之議論，風動一時，新思想團體，普通選舉運動，及勞工團體等，相繼發生，社會運動之熱情，遂充滿於無產階級間矣。

一九一二年以後，日本經濟上思想上之變化，略如上述，而蘇俄十一月大革命之成功，及德奧諸國無產階級革命之事實，尤與日本無產階級以非常的衝動。故一九一八年八月三日，偶因富山縣一隅之無產階級婦女，憤米價之暴騰，羣起襲擊米店。此局部之風潮，忽然波及全國，釀成空前之無產階級的暴動。先後以騷擾、放火、脅迫等罪名而犧牲者達七千八百十三人之多。政府對於此種暴動，雖藉軍警之力鎮定之，然潛伏於無產階級內險惡之氣流，已無可掩。勞工運動受此影響，亦急激進展，勞動紛爭，層出不窮。一九一九年以降，工會叢生，工會運動，頓呈盛況。然歐戰終止以後，日本經濟界險象驟生，輸入超過，金融梗塞，恐慌之狀，佈滿全國。工場公司之倒閉，旋踵迭起，工人之失業者日多。故勞工紛爭之目的，由增加工資，一變而為維持工資。勞工運動之根本方針，亦由理想主義的傾向，一變而為現實主義的傾向。勞工運動之主流日本勞動總同盟，在一九二四年大會時，正式宣言方向轉換，然因其體的政策問題，勞動總同盟內，發生現實派與理想派之抗爭。自是之後，雙方罅隙日深，一九二五年，多數派之現實派，遂將少數派之理想派開除，總同盟因之分裂，而日本無產階級運

動，亦分爲左右兩派矣。

2 世界大戰前後之勞工運動 大正卽位之後，日本一般國民心理，俱充滿革新的氣運。鈴木文治等素卽主張產業界之改革，勞動者地位之向上與生活之改善，故於大正卽位之後，卽糾合同志十數人創設友愛會。友愛會創立之初，內部本不完備，然賴鈴木文治之先輩與友人及勞動者之義勇的努力，運動基礎，卒以完成。友愛會鑒於過去勞工運動之失敗，故力持協調主義，因此政府及資本家之壓迫甚少，會務亦得順利的發達。一九一三年以後，支部及分會相次成立。創立週年，會員達千三百廿六人。更於本部之內，設貯金、法律、顧問、醫藥、體育、娛樂、出版等部，以圖運動之充實。友愛會對於各處罷工問題，歷次斡旋解決，亦不少有利之結果。因此工人感覺團結之必要，友愛會之存在，亦爲勞工階級所共知，一九一六年會員人數，已達萬人。

自一九一二年以至一九一五年之間，工會運動除友愛會之活動而外，其他殆無所見。然自歐戰勃發，日本經濟界所受影響極大，因物價之騰貴，從而同盟罷工激增，勞工階級之

生活極感不安，故信友會及工會期成同志會等活動，先後出現，友愛會之發達與進步，亦爲不少。一九一六年五月，友愛會制度改革，本部之內，設總務、會計、出版、法律、教育、婦人、六部，及樞務、庶務、外務、三課，全國各地之支部及分會，更爲增加，一九一七年，友愛會會員，已達三萬人以上。

一九一九年以降，因工會之叢興，與勞工紛爭之頻發，一般思想及組織，急激變化。友愛會之態度及方針，亦爲之大異。友愛會第七週年紀念大會時，對於會的組織根本改革，故從來之鈴木會長獨裁制，一變而爲理事制之合議制，且更名爲日本勞動總同盟友愛會。素持協調主義之友愛會，此次大會之後，突現鬪爭的色彩，大會宣言之中，攻擊資本主義之流毒，高唱工資勞動者之解放，且提出主張二十項，一反平日之協調主張。此外鈴木文治拒絕勞資協調會勸誘入會之要求，且發表「勞資協調會批評」一文，友愛會之鬪爭的態度，略爲鮮明。惟吾人於此，不能遽謂友愛會之幹部完全放棄協調主義耳。

普通選舉問題發生以來，勞工團體，因對於議會政策，甚爲重視，故對於普選運動，亦極

熱心。一九二〇年春季，自友愛會始，一般勞工團體，在東京大阪神戶各地，對於普選要求俱有熱烈之示威運動。然工會之中，曾受工團主義影響之信友會，正進會等勞工團體，對於普選問題，素甚漠視，友愛會內部，亦有普選派與反普選派之發生，結果發生衝突，普選派遂爲反普選派所敗，普選運動亦漸歸沈寂。

最近關於勞工運動發展上所可注意者，卽以一九二〇年最初舉行之勞動節 (May-day) 爲機緣所生之工會同盟會與社會主義者之大團結是也。當時加入工會同盟會團體，爲友愛會、信友會、正進會、交通工會、工人會、汎勞會、啟明會等，以後工友會及大進會亦行加入，是爲工會向共同戰線進展之始。同時社會主義及無政府主義思潮，橫溢於急進知識階級及工會之間，因此社會主義同盟運動以起。當時加入此同盟者三千餘人，除知識階級而外，工會幹部亦爲不少。工會之社會主義化，於此可見一斑。故自社會主義同盟成立之後，無產階級之共同戰線，更爲擴大，社會主義者與工會之大規模的提攜，於茲開始。

歐戰之中，日本經濟界雖呈空前之活況，然戰爭既終，日本經濟界因過去之無理的膨

脹，恐慌之況，亦臻極度。故近來之罷工問題，多起於反對減少工資，勞工階級對於經濟上戰術，概取防禦方針，失業問題，遂爲一般勞工運動之中心矣。

要之第三期初期之日本勞工運動，俱以友愛會爲先驅。故自一九一二年以至一九一七年之間，實爲未來工會之準備時期。一九一八以還，工會運動急激發展，工會之數，一躍而至七百九十之多。勞工紛爭頻發，罷工件數，由百件內外突增而爲四百九十七件。友愛會八年來培養之工會運動勢力，至此可謂入於成熟期中矣。故一九一九年及一九二〇年兩年之間，日本工會運動，匪惟量的發展，而內容亦大爲充實。在此兩年之中，關於工會運動所可特記者有三：

第一與國際勞工運動發生交涉；第二政治行動與經濟行動同時並行；第三思想的進步是也。其視從來之國內的，經濟偏重的，思想根底薄弱的工會運動，不能不謂爲新時期的進步。

3 日本勞工運動之現勢 一九二一年以還，經濟界頹勢，仍無轉機，而行政整理及軍

備制限結果，益使勞動階級生計不安。政治方面之壓迫及破壞，無所不至，故勞動階級之鬪爭，率以防止失業及反對惡法律爲標的。勞工問題爭點，亦以維持工資，改善解職恩給金，獲得團體交涉權，設置二場委員會等爲多。勞工階級雖汲汲於防禦戰爭，然結果失敗之處仍多。重要罷工問題，如一九二一年之神戶三菱川崎兩造船之大同盟罷工，住友各金屬工廠之同盟罷工，一九二二年之橫濱船渠株式會社之紛擾，一九二三年之三國紡績會社，岸和田紡績會社，與村電氣會社，一九二四年之大阪市電氣局同盟罷工，一九二五年之富士瓦斯紡績工廠之罷工，均因政府之壓迫，資本公司之妨止，無一不歸失敗。此種結果，遂使勞工運動之思想上發生重大變化，工會方面之現實派與理論派，終至正面衝突。

一九一九年以來，工會內外，急進思想如工團主義，風動一時。一般急進派工人，每忘卻自身工會運動，趨於社會主義運動，影響於勞工運動前途者，實爲不少。足尾銅山罷工問題以後，現實派與理論派之紛爭日烈，一九二一年五月，友愛會本部及東京聯合會，宣言脫離工會同盟會，因此友愛會之現實論與信友會正進會之急進論發生衝突。是年七月友愛會

東京聯合會第二次大會時，聯合會內，亦有現實派與理論派之爭，理論派得社會主義及無政府主義之助，現實派之麻生久及棚橋小虎不得已而去職。一九二二年以後，工會運動，益趨不利，從來視爲唯一指導精神之工團主義，至此遂爲一般工會所疑視。全國工會總聯合運動失敗之後，工團主義之勢力日衰，一般無產階級之運動方向，遂作第一步之轉換。是年十月勞動總同盟第十一次大會時，決議避免空漠的形式的議論，傾心於實際政策，山川均等更從中鼓吹之，於是「到民間去」一語，遂爲日本無產階級運動之新標語。一九二三年九月東京大地震時，大杉榮一族及一部工會幹部，爲憲兵隊甘粕大尉及其他軍警所屠殺，工團主義之勢力掃地，工會運動方向轉換之傾向益著，勞工運動，遂脫出理論偏重的傾向而實際化矣。

勞工運動方向轉換之後，其具體的政策，卽向政治行動之進取，與國際勞工會議之積極利用是也。自一九二四年一月起，勞動總同盟，改議會對策委員會爲政治部，是爲日本工會中政治部設置之始。政府對於國際創工會議代表選舉，歷來輕視有組織之工會，然自一



九二四年以後，政府之態度亦大變。故第六款國際勞工會議代表，鈴木文治當選，此次會議之中，日本代表提出日本勞動者之團結權問題，雖受本國政府代表之阻撓，未經總會認可。然使國際勞動機關，採作第十次總會議題之一，且促政府於對工會公認之意問，於勞工運動之進展上，不無效果。

勞工運動實現化之傾向，雖着着進展，然工會分裂之兆亦同時並起。一九二四年四月之關東鐵工工會大會時，忽生左右兩派之衝突，自後暗潮日惡，遂為總同盟分裂之導火線。一九二四年十月勞動總同盟之關東同盟大會時，左派杉浦啓一等，忽然提出議長不信任案，並擬擁渡邊政之輔為執行委員長。右派除反對左派之提案外，並迫渡邊政之輔退席，大會遂陷於糾紛。厥後雖經總同盟中央委員會多方彌縫，略事解決，然分裂之傾向，仍極濃厚，波瀾遂及全國。一九二五年三月，神戶總同盟全國大會時，左右兩派之紛爭更烈，及中央委員會會議，右派幹部，提議解散左派工會組織之關東地方評議會，並開除渡邊政之輔等六人。結果決議解散評議會，渡邊政之輔等六人開除問題，則因表決時不合法定人數，原

案遂至否決。評議會對於中央委員會之決議，不第不與遵從，反糾合左派工會組織革新同盟，攻擊右派幹部，力圖總同盟內部之革新。是年五月，總同盟中央委員會，以不服中央委員會統治爲名，決然將左派二十三工會除名。被開除之二十三工會，旋即創立日本工會評議會，日本勞動運動之中心勢力勞動總同盟，至此遂完全分裂。

勞工運動陣營內之分解作用雖起，然無產階級之政治運動仍作具體的進展，無產政黨組織之議，甚囂塵上。一九二五年六月，日本農民協會總本部內之無產政黨組織準備委員會，對於全國各勞工團體，勸其組織促進無產政黨準備機關，深博各團體之贊同，故勞動總同盟、工會評議會及其他之十工會，均參加之。是年八月十日，乃開無產政黨準備協議會於大阪，同時應召而來之政治研究會、水平社、水平社青年同盟，亦正式加入協議會。會議進行極其圓滿，滿場一致可決設立無產政黨組織準備委員會。然九月十七十八兩日在大阪所開之第一次綱領規約調查委員會，無端發生左右兩派之對立與抗爭。當時屬於左派者，爲工會評議會、政治研究會、水平社、水平社青年同盟等。屬於右派者，爲勞動總同盟、官業總

同盟、製陶同盟、農民協會等。此種偏見與意氣上之爭執，遂使單一無產政黨成立之前途，暗雲低迷，勞動總同盟，率先脫離無產政黨準備委員會。左派諸團體，除工會評議會，因事勢所不許，脫離準備委員會外，其他俱力主繼續進行。農民協會，因協會之統一關係，亦主繼續。各團體歷次會議結果，無產政黨組織之準備，略有端倪，是年十二月，農民勞動黨，遂呱呱墮地矣。不意結黨式甫終，黨之幹部，即爲警察總監傳往警廳，根據治安警察法，命其解散。農民勞動黨之存在，僅三小時，生命之短促，可云極矣。

要之日本之工會運動，在一九二一年，爲修正時代。爾後因經濟界之混亂，表面雖云沉靜，實質反趨深刻。故一九二二及一九二三兩年，爲共產主義侵入工會時代。然至一九二四年，由反對共產主義所生之現實主義，漸見勃起。一九二五年，左右兩派之衝突，繼以兩派之分裂。日本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無論經濟上或政治上，俱形成左右兩派矣。